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三

有學集卷二十六

牧齋全集第二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記

述古堂記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賢大夫卽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目其老壽記其封困老彭卽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卽老子也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非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卽禮記問禮之老聃初無二人斷可知也然而應世之跡條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玄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旣而復出

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言百有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旣目擊而覲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聃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吾錢固錢後人也頃有事世譜援據世本以釐正包王之文自謂可信不誣族孫曾字遵王糞除厥父室廬讀書其中以新堂來請名余遂名之曰子有志學古請言吾錢氏之古虞夏邈矣自殷迄周世守藏室周公史佚與魯公伯禽之事如警欬相接也吾夫子之問禮也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自魯過周弗告勞也繙十二經以說中之以一言曰太謾弗置辨也助祭于巷黨而日食呼而咄之曰丘止柩反葬而後敢問也易象春秋在魯與丘明乘而觀書於周史端門之命須此而告備也故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所不知者丘蓋闕如輓近世末學小生矜蟲刻鬪雞距驚而相告狠而相非東方作矣而臚傳不已不亦悲乎考吾先王之大宗彭祖至于余九十五世而子又加三矣遺經舊史不與

古人俱往者儼然在此堂也以余之老耄猶將羹墻仰止朝夕陳拜而况子少壯努力者乎昔之以述古名堂者有矣習于錢之故數祖典遵聖謨考德問業莫斯堂宜也謹書之以爲記俾刻石陷置壁間而余亦將遊息于斯以交傲焉

黃氏千頃齋藏書記

戊子之秋余頌繫金陵方有采詩之役從人借書林古度曰晉江黃明立先生之仲子守其父書甚富賢而有文盍假諸余于是從仲子借書得盡閱本朝詩文之未見者于是嘆仲子之賢而幸明立之有後也仲子來告我曰虞稷之先人少好讀書老而彌篤自爲舉子以迄學宮修脯所入衣食所餘未嘗不以市書也寢食坐臥晏居行役未嘗一息廢書也喪亂之後閉關讀易箋注數改丹鉛雜然易簣之前手未嘗釋卷帙也藏書千頃齋中約六萬餘卷余小子裒聚而附益之又不下數千卷惟夫子之于書有同好也得一言以記之庶幾劫灰之後吾父子之名與此書猶在人間也嗚呼往古無論矣自有宋迄今五百餘

載館閣秘書存亡聚散之跡可按而數也自金元之破汲三館之書載而之北
建炎中興書之聚臨安者不減東都伯顏南下試朱清張瑄海運之議又載而
之北大將軍中山王之北伐也盡收奎章內府圖籍徙而之南北平之鼎既定
則又輦而之北以二祖之聖學仁宣之右文訪求遺書申命史館歲積代累二
百有餘載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闖賊之一炬內閣之書盡矣而內府秘殿之
藏如故也煨燼之餘繼以狼藉舉凡珠囊玉笈丹書綠字梯几之橫陳乙夜之
進御者用以汗牛馬載駱駝蹈泥沙藉糞土求其化爲飛塵蕩爲烈焰而不可
得自有喪亂以來載籍之厄未之有也今晉江黃氏顧能父子藏書及于再世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充棟宇而溢機杼者保全于劫火洞然之後豈不難哉海
內藏書之富莫先于諸藩今秦晉蜀趙燿矣周藩之竹居寧藩之鬱儀家藏與
天府埒今皆無尺蹠片紙矣汝洛齊楚之間士大夫之所藏又可知也黃氏之
書儼然無恙則豈非居福德之地有神物呵護而能若是與古書之放失久矣

莆陽曾喬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爲德清少師攜去余問之其後人不可得富順熊南沙爲文言有桓譚餘論屬直指使者訪之而不可得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兵火焚掠彌亘四方今之奇書秘冊灰飛烟滅又不知其幾何也世變凌遲人間之圖書典記日就澌滅今日之流傳委巷冊兔園者覆醬瓿者安知異日不以爲西陽之典而羽陵之蠹乎然則黃氏之書積之固難而藏之亦不易固未可以苟然而已也傳不云乎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人有千金之產局鏽緘滕汲汲焉惟慢藏是懼而况千萬卷乎

西田記

西田者太倉王奉常遜之之別墅也出太倉西門郊牧之間隩隈表裏沙丘漚迤疇平如陸岸墳如防瓜田錯互荳籬映望襪襪掛門筇奢緣路水南雲北迥異人間游塵市囂不屏而絕西田之風土也廣平百里却望極目玉山東南虞

山西北若前而揖若背而負日落霞起日降水升歸室屬連倒影薄射西田之景物也娛賓之堂顏曰農慶秋原融融農務告作媿婦在田農歌滿耳主人取以明農而親禾稼也燕處之菴顏曰稻香琴書橫陳花藥分列凝塵蔽榻燕寢凝香主人取以清齋而晏晦也越長隄而西菰蒲蔽虧鳧鴨凌亂清潭寫空秀木漏日有霞外之閣以覽落日有錦鏡之亭以俯遠水又折而西西廬在焉中祠純陽法筵精潔旁繪屋壁粉本蕭疎啓東軒則婁江如鏡面北窗則虞山如障顏之曰垂絲千尺曰綠盡而西廬之事窮客遊西田者以謂江岸縈迴柴門不正誅茅覆宇丹牖罕加竹屋繩床類岩穴之結構牛欄蟹舍胥江村之物色主人却謝朝簪息機雲壑箕裘日新蘭錡如故夙世詞客前身畫師擅輞水欵湖之樂謝三年一病之苦杖履盈門漉囊接席無朝非花靡夕不月此則主人之樂而西田之所以勝也客有曰子知主人之樂矣未知主人之憂家世相韓身居法從宸章昭回行馬交互大田卒獲寧無周京離黍之思嘉賓高會或有

青門種瓜之感續方叔名園之記愴歎盛衰詠右丞秋槐之詩留連圖畫子非
主人也亦焉知主人之樂乎客以其言告蒙叟蒙叟笑曰吾聞之生住異滅惟
一夢心有作夢窗下者夢窗非無窗夢非有安得以夢中建立爲主人之樂乎
有覺眠一堂者覺者之堂卽眠者之堂安得以夢外遷改爲主人之憂乎三災
起時壞劫不至四禪西田一畝之宮劫火返銷兵輪遠屏此世界中之四禪也
舍利弗不能見佛土巖淨螺髻梵王見如自在天宮主人通西方觀經妙達圓
淨如佛所言或有佛土以園觀臺觀而作佛事安知此土非寂光土於四土中
示現華觀沉灰瓊臺驟雨如夢中事豈足問哉西田落成會奉常六十始壽羣
公屬予言張之余未游西田于其勝未能詳也聊約夢語以爲記重光單闕之
歲中秋二十日

蓮蕊樓記

黃子子羽要陸兄孟鳧過余而請曰翼也游二夫子之門三十年矣少年善病

望強仕如胡耆明年六十矣牽絲州邑幸不獲罪吏民成都劫灰安吉餘燼仗佛力以無恙亂後還沙溪故居不自意亂而得免免而得歸不罄餘年修淨業以西方爲大歸茫茫三界長爲旅人不亦悲乎築小樓三楹持誦晏息常聞人心內辨正八和合爲蓮華心華自然開自見佛又此花含蕊寶池視行人勤惰以爲敷萎顏其室曰蓮蕊所以志也唯夫子爲之記昕夕觀覽庸以鞭退策進如天鼓焉敢固以請孟鳧病助之請益力無何遂厭世而去信人世之不可把玩也乃泣然執筆而爲之記記曰余少讀淨名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欲求淨土當淨其心竊疑其少異西方往生之說已而觀李長者論淨土權實謂阿彌陀淨土爲取相凡夫少分心淨者說則又疑已而觀曹溪大鑿極論目前西方以東西比量罪福則又疑此二大士者證明淨名唯心何以若是諦決而于往生法門幾欲盡捨舟筏也哉晚讀十六觀經考論九品往生喟然嘆曰嗟乎吾儕生此世間正天台所謂悠悠凡夫耳今夫愚夫村媪顛蒙渾沌撒豆念佛卽

豆是佛畫圖圈念佛即圈是佛無少聞見無少知解彼且不知有心何不淨之
有下品衆生備造四重垂死苦逼心力猛利如矢離弦如象解鞞此之爲心淨
不可言而况于不淨乎唯是悠悠凡夫道胎薄煖識厚名包利裹身蓋世纏黑
白淨染種種和合擇便利則以持名爲捷徑避罪業則以西方爲逋藪鼎鼎百
年悠悠願力專不若凡愚猛不迨惡逆以少福德因緣求生彼國則亦無怪乎
其背馳矣維摩居士灼知末世多此人根破除取相開示惟心淨土方山曹溪
不惜橫豎鈎貫證明其說曹溪曰東方人有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有罪念
佛求生何國直指人心與佛語函蓋相應而或者曰破淨土也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是亦爲破六度也而可乎知惟心淨土徹上徹下之宗旨則知
阿彌陀極樂淨土是實非權無量壽十六觀淨土是實非權淨名中佛足指按
地所現淨土是實非權方山明十種淨土是實非權曹溪欲與目前諸人移西
方于刹那亦是實非權淨名爲一車方山曹溪爲二輪運載行人攝歸念佛淨

土一門豈有他哉子羽行安節和天資近道晚而歸心淨業殆亦宿世受熏如染香人身有香氣吾知香光三昧去子不遠矣昔齊鄴中有真玉師者誓生安養聞東方有蓮花佛國乃曰人盡西奔一無東慕一無東慕諸佛淨土豈限方隅遂發願求生彼國斯亦往生之導師也今爲淨土師者礎錐於淨名不相和久矣吾懼學者之束于其說也因推言之以廣子羽之意

雲陽草堂記

顧子云美卜居于雲巖之陽所謂塔影園者讀書尙志撫今懷古讀後漢宣秉傳論其世而知其人穆然太息顏其三間之屋曰雲陽草堂而請予爲記余學佛之人也少覽二史習炎劉新莽之故茫茫如積劫事都不記憶云美所以名堂之意未能析也云美之居去雲巖一牛鳴地入寺門平石穹然晉生公說法處也生公欲證明闡提佛性聚頑石演說妙義石爲點頭儒者河漢其言以爲無有夫石猶能言儒者之所知也石無口能言石有頭獨不能點與類萬物之

情而通其變石可以生人人亦可以化石獨何疑于聽法與吾嘗讀列子書感
北山愚公之事生公說法見擯列石聚講愚公移山之類也已而爲石說法石
爲移聽化冥礦爲講徒則亦有操蛇之神患愚公之偪而助之也古之勞人志
士其圖事也多迂而無當其謀身也每拙而無所之孤行單棲傍徨于往往
遙結契于千百世而高自附于古人舉世之人見不越晦朔智不出口耳聞點
石移山之說未有不揶揄手笑者也而又何怪與嘗試與子登千人之座俯仰
流覽一紀之內光景亦屢遷矣方升平盛際游冶駢闐粉綠雜選歌管交加絲
肉匝匝當時也山容嬋娟雲衣戍削若迎而笑若却而舞者非斯石也耶喪
亂之後烽烟蔽虧弓刀戛擊遊騎塵腥清嘉兩絕當時也金虎削芒劍池涸
流若病而喑若悲而噎者非斯石也耶斯石之能點頭也與其能言也吾與子
既目睹而耳聆之矣顧猶流觀炎漢佇想于巨公兩龔欲起塵沙不可知之人
揖讓其間豈唯愚公掩口能無爲生臺頑石所竊笑與云美曰善哉請書而勒

之石須石之果能言也馳以告於夫子遂序次其言作雲陽草堂記

竹谿草堂記

去寶應百里而近射陽湖之東竹溪草堂在焉李子素臣所卜築也濱湖之地
平田息壤規方數千里有潮汐以聚其氣有沮洳以流其惡有稻蟹魚菱以脂
其膏風迴水襲土沃民淳堂之所宮宅也堂枕箕山之隈箕山墮山也蜿蜒奔
屬下飲于湖堂依山架構房廊迴複亭池高下山若委蛇盤折以相映望湖光
山色錯互穿漏窗櫺几席依約浮動灌木千章榆柳雜蔭修竹萬竿烟啼露壓
此谿堂之所由名也李子薄游燕趙憑弔陵市毀車束馬結隱挫名覽斯山也
陵阜延亘草木蒙籠部婁隱蔽豈其上有許由冢乎臨斯湖也朝而浴日焉夕
而浴月焉咸池丹淵猶在吾池沼乎長竿切玉明滌四照撫 母于龍材拂霜
根之稚子將無湘淚猶班而嶰管未艾乎佳日清陰攤書雒誦天寒日暮倚薄
長吟山陽之巨源慚其把臂東海之巢父終焉掉頭斯所以風世五君接響六

逸者也嗟夫此世中洞天福地去人間不遠羽人之丘君子之國亦猶是桑麻
鷄犬之區也往者舟車南北渡長淮浮甕湖疏觀其流泉夕陽意必有神臯周
原藏育其中今果然矣燕南陲趙北際中間如礪可避世者公孫瓚之五樓也
仇池之穴潛通小有氏羗之所竊據也佛言世間深山曠野聖道場地世間龕
人所不能見安知窪下之壤蛙黽之居非造物所秘恤以詔世之靈人開士耶
一間茅屋送老白雲吾將從李子授一廛爲菟裘焉而先爲之記俾朱書刻之
竹節他日杖藜欵門或如張薦逃匿竹中不我見也則以此文爲徵乙未嘉平
月記

舫閣記

黃子甫及謝監軍事退居淮安于其廳事之左架構爲小樓顏之曰舫閣而請
余爲記余嘗登斯閣矣縱不能二十笏橫半之小窗如竇上有拱斗橫跨客皆
容頭俯躬墊巾就坐此亦閣之最狹小者也准爲南北孔道使車游屐過訪黃

子者未嘗不攝衣登閣履齒相躡皆相與撫塵拂几飲酒賦詩如高齋砥室流連而不忍去嘗試穴窻啓櫺俯而視之預宮之尊嚴制府之雄潔民居如櫛屋瓦欲流未嘗不攢簇離立于牖隙也旋而觀之淮陰垂釣之水漂母之祠跨下之橋遺跡歷然欄檻之下可指而數也又遙而矚之長淮奔流泗水迴復芒碭雲起之地鍾離龍飛之鄉山河雲物客散焚香晏坐靜觀斯閣中坐客喧闐游目曠遠寬然有餘如是回心冥契禪門所謂須彌芥子互相容納者不恍然涌現于中乎我觀維摩詰臥病丈室見在毘耶城中四維不越方丈而人之縱步者自西之東自南之北竟日而不能至黃子坐斯閣妙悟斯理宿昔之籌邊說劍骨騰肉飛精悍之色猶在眉宇間固然如浮雲如昔夢釋然而無所有矣余將以此閣爲黃子之丈室不亦可乎客有笑于旁者曰昔者韓淮陰貧行乞食俛首爲市人所姍笑及其葬母則曰度其傍可置萬家今黃子架閣如雞窠鵲巢耳以酒炙噉過客使載筆而書之如楚之岳陽黃鶴又抉摘歐陽公之文以

爲口實淮陰人好大言多夸詡自秦漢以來其習氣猶未艾乎黃子笑曰夫子之言則高矣美矣客之椰揄亦可以供過客一解頤也請書之以爲記

西爽齋後記

子晉之長子華伯顏其讀書之齋曰西爽厭烏目之囂塵招延郡西山于百里外移置筆床硯池間其託寄甚遠確菴子記之備矣余聞之昔者周原伯魯語不說學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夫所謂多有是說者則莫多于家庭私語閭巷左右塾之間口耳四寸郵傳滫溺忽然而不自知也曰不學無害曰苟而可則詩書禮樂之分日薄而傲噴隱瞽日流于小人之歸荀子曰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荀子之所謂陋馬父之所謂苟也子晉弱冠游吾門讀書考文沒身不倦可謂能說學矣有穀詒子再世不替誦詩讀禮親師樂交蛾子時術以勸學爲能事世有君子如閔馬父固將喜說學之有人而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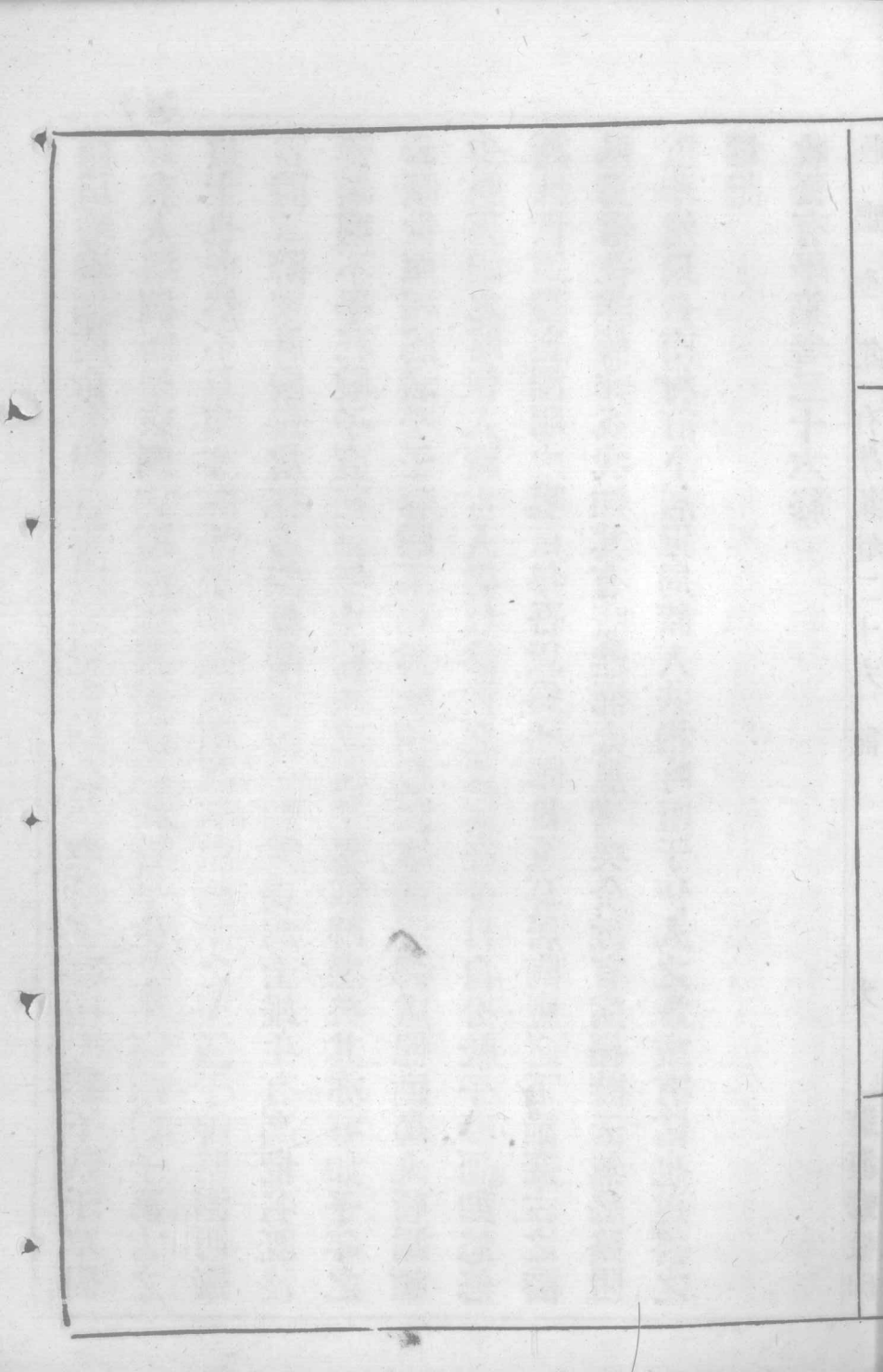
以不殖將落致嘆于周之末俗也矣華伯昆弟執喪以毀聞居是齋也將以爲檀廬焉將以爲聖室焉先人之手澤在是先人之書策琴瑟在是先人之居處笑語志思在是入室而僂然有見乎其位出戶而肅然愾然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豈在離經鼓篋操縵安絃之外乎善歌者之繼聲也善教者之繼志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則唯是說學而已矣而又何他求焉余于子晉之亡也一哭之後舍南社北不忍扁舟過南湖今于華伯之請記稱道古人之言以懋勉之既以幸子晉之不亡而山陽聞笛之悲亦可以少自解也作西爽齋後記

陶廬記

顧子伊人得宋刻蘇長公所書陶淵明集藏弄齋中晨夕吟諷名其處曰陶廬而請余爲記今世隱約之士俯仰無聊哦幾篇詩種幾叢菊咸以柴桑自命殆長公所云陶淵明一夕滿人間者此不足爲伊人道也余觀王子年拾遺記後

漢田疇奉劉虞命奔問行在得報還虞爲公孫瓚所害疇慟哭墓下臥于草間忽有人道劉幽州來既迎而拜相與進鷄酒共言平生之事謂疇曰子萬古之貞士也奄然不見疇亦醉醒子年謂疇事死如生精誠之至通于神明淵明擬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淵明之與子春踪跡懸矣其亦有如子年之云曠世而相感者乎子春雖不克爲幽州復讎卒能運籌盧龍躡烏丸斬蹋頓少展英雄之略伊人讀古人書負當世之志其在今日自分較子春何如悠悠斯世世道變喪淵明之嘆百年吾以爲朝華日及耳居陶廬之下誦擬古之詩夙駕當往非商非戎我知其有慨然而太息者矣余近有病楊詩云無終路阻重華遠只合南村訂卜居近局諸人共相吟咀于伊人之意或有當也遂書之爲記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終



有學集卷二十七

牧齋全集第二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記

河南府孟津縣關聖帝君廟靈感記

丁酉臘月余自金陵遄歸王學士藉茅過別述關聖帝君靈感事而有請曰孟津城中有帝君廟土人號關爺莊壬辰冬亡兄無黨病劇無咎徒跣謁帝撞鐘伐鼓請以身代十二月十五日兄歿十七日無咎復撞鐘伐鼓泣告帝曰亡兄已矣妾有娠四十日一縷血胤男女未可知也無咎未有子而二妾皆有娠倘微惠于帝無咎生二女亡兄生一男則亡兄不餒矣無咎願終身無子且捐三千金修廟以答神貺壬辰臘月廿四日長女光生癸巳六月十四日次女串生閏六月三十日亡兄子之鳳生無咎捐金脩廟斥三楹爲七楹崇臺綽楔歸然改觀乙未臘月無咎出司浙臬舉一子丙申元日別帝而禱曰無咎故不願有

子而亡兄之子弱如不能兩存也願殤己子而長兄子撞鼓號咷津人見者皆
泣四月抵浙六月無咎子殤亡兄子頭角嶄然如有神相今年無咎復舉一子
非所敢祈也請夫子爲之記刻石廟門以詔介衆于是謙益乃搗衣捧手作而
言曰嗚呼藉茅有請于帝君一不應而再應而其應也胎位錯互殤折踐更人
謀鬼謀余取余求若叅語而譴諉若交手而博易豈不異哉雖然非有異也人
神之道一也藉茅之事兄猶帝之事昭烈也當其捐軀殉兄血淚沾灑帝固已
心許之矣人心天日風義感盪帝不忘昭烈忍遺藉茅于是乎肝蠻肆應曲如
所請俾得以遂其志而行其義世人以爲驚動奇絕而帝之于藉茅則固 違
其諾責而已矣故曰非有異也其不許其以身代者何也世運下惡趙孝鄧攸
之徒邈矣有一于此上帝之寶臣也吾聞上帝以時月巡省閩浮提孝友順祥
者多益天衆則喜否者益脩羅衆則憂帝君上帝之耳目也其忍聽藉茅之請
戕吾寶臣乎祈女而女祈殤而殤帝不忍孝友之士多所折閱詒以美子償倍

稱之息焉神有目天有眼無曰帝有醉焉夢夢已矣神之所以旌藉茅也藉茅其終夾輔爾德用饗于上帝未有艾也嗟夫儒者大冠如箕破屐因果報應以爲烏有周公之求代武王不曰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乎文王之語武王不曰我百爾九十我與三乎以儒理裁之則文王周公豈非荒唐謾之尤者歟儒者雅言天曰理乎爾神曰氣乎爾廟貌曰象設乎爾孟津之廟垂旒袞衣神明赫曦者亦土木偶人乎藉茅微福假靈撞鐘叫號求之于理乎求之于氣乎蚩蚩之氓聞茲靈感靡不目張齒擊趨風肅拜而讀書談道理者或然或疑豈不悖哉謙益爲舉子時夢謁帝北臺上取所乘赤兔馬揖送錫鸞之聲醒猶震耳厥後洊更閔凶詔告不絕今因藉茅之請本天咫徵神達載筆而爲之記或亦神之所不吐也按祀典宜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今稱帝君遵奉神宗顯皇帝加封典册亦以從衆望云

揚州石塔寺復雷塘田記

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時起塔揚州于西寺起塔今石塔寺其故址也隋唐以來壞成不一崇禎己卯兵使者鄢陵鄭公發願修復掘地得天祐四年石幢及小金餅舍利延三昧律師唱緣鼎新姪舍酒肆斥爲伽藍末法中希有事也近寺有雷塘田一千二百五十五畝寺僧開墾作常住田乃者開荒清文僧奉甲令估納價銀一千四百五十九兩土人以備賑礙塘爲口實蜚訟不已節鎮牒下道府往復勘覈斷歸常住立榜曉諭勒石寺門曰自今豪右奸人借端吞占者罪無赦高座法師介立旦公住持是刹屬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余謂復田之舉有三善焉有白有緇我疆我理依彼土之四姓按此方之三尺以蹇鋤稂莠之法行護持城塹之心一善也寺僧六時焚誦九旬安居無事分衛之勞不給仰口之食力田除僅輸租奉公可以解閑居暇食優游生死之誚二善也營建則昧師經始恢復則旦公告成昧爲律虎旦乃教龍咸以人天眼目搘柱末流衣複陶于沔寒解浮囊于渡海三善也而余則又發誠實言普告

四衆我聞常住田產一粒一毫供養十方出家賢聖鳴鐘一響遐邇同餐福利冥資功齊法界嗟彼愚迷吞啗結業飽盤餐粒米之欲易洋銅鐵丸之苦經無量劫猶不衰止今茲垂涎設版吞啗不成則汝等之福也亦往昔有微善因免此苦業也佛有五田以悲田攝苦以敬田攝恩今雷塘之田還歸常住則以爲如來悲敬福田矣當知今日僧徒之赴愬清信之護訶公府之斷決正爲汝等懺前悔後消滅貪嗔業果凡爾磨牙鑿齒蠅蚊嗜之衆生皆冥受佛天加被生養于如來悲敬福田中而不自知也自今已往洗心刮胃伐毛換骨改十惡爲十善化五毒爲五田爲佛土之民食香國之飯子子孫孫耕穫此三寶吉祥最勝良田受用不盡而况于其身乎昔者鄭公復寺有人據寺傍地不肯者夢金甲神人手劍叱之不越月而斃今之田猶昔之寺也據寺占田同業造惡神人之劍夫豈憚于再試乎汝勿謂居士言無徵不信鄭公建塔碑記大書深刻豐碑轟然天眼證明則有護世四王在是爲記

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吳郡之西山連山面湖精廬錯列華山居其中鳥道蜿蜒回旋複抱諸山如眉目著面華山其藏府也晉支公開山以後名僧大德息心行道搖松握麈蔚爲淨域萬曆間寺圯復作賢首嗣汰如河公唱演華嚴疏鈔鶴舞石鳴四衆響附河公旣歿以歲之不間講堂數楹未葺厥工歲丙申之冬大中丞遼海張公保釐政成建立佛事申命捐俸尅期繕完落成之日汰公之徒含光渠公卽于此堂重宣大鈔戶牖開豁天宇呈露圓音落落林木交應黑白聚觀合掌禮佛咸謂最後檀越功歸撫軍也余觀華嚴中心王菩薩說諸菩薩所住處有二十二而東震旦國居四清涼以爲此約機緣所在說有方所若以實相言之則毛端塵裏皆有多多普賢未有一方菩薩住應如此華山中一牛鳴地與震旦國中清涼支提那羅延窟等何異此中宣演華嚴法界極談與諸大菩薩所演說法何異張公受佛付囑乘願利生舉手搖筆因緣成就與善財童子彈指出聲入

毘盧遮那莊嚴藏見無量百千諸妙樓閣者何異自今以往法筵清衆說法恒于斯晏坐經行恒于斯梵唄讚誦恒于斯公雖建牙樹纛指揮堂皇無量身雲垂垂滿現朝斯夕斯分身反聽常住如是講堂常聞如是妙法功德莊嚴與震旦諸菩薩住處有何差別哉余亦華嚴法界中人也故隨喜而爲之記

雙河衆香菴記

無錫縣城之北五里而遙介雙河之址有菴曰衆香水牯和尚棲息處也和尙初乞食城中不衫不履凡多聖少如古言法華梁溪人異之築菴以請欣然至止一日從定中起語其徒曰過此五六由旬烏目山下有一老人無舌解語將沒巴鼻話頭拈弄筆墨普作佛事汝往鄭重致吾言丐作菴記其徒如其言踏門以請余輾然笑曰汝所居菴吾足未嘗履其地汝之師吾目未嘗識其人也而欲使吾懸想而爲之記如人畫空落筆便錯不已難乎雖然汝姑意請之而吾姑意求之吾未至斯菴未知其延袤若何若所云踞地之勝前則惠錫諸峰

如墮如拱右則陽羨諸山如鬢如髻左若後則塔峰當牕帆影掛牖溝塍川原如迎如却旋目而思之如觀李伯時山莊圖如見所夢如悟前世固顯顯然在吾眉睫中也吾雖未識女師吾知其目橫鼻直眉居眼上猶夫人耳若其爲人孤行側出安樂自在竿木隨身婆和在口吾以人言意得之未嘗不與之同床而坐共漚而浴也昔者法雲秀有衆數千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法安訶之謂是痴人不足與語真點胸入叢林搯衣徐步師問之答曰前廊後院都是葛籐恐絆倒耳當今宗師如林付拂如葦開堂語錄如甲乙簿師獨能掉頭卷舌托迹于鐘魚寥廓之鄉豈其真有以自得自不滿其一笑乎其欲得吾記宜也吾聞九龍有木石居士具大辨才用宗門語句詮般若經如燈取影與枯師問答皆放光動地余願爲啞羊僧坐臥其側兩人應機答話舌頭短長常恐末後無卓錫地假斯文爲擘引奚爲不可記曰菴在雙河之東偏雙河者旗亭名也京江義興二水交滙亭前如兩人拱揖聚語已而分携抗手別去其西去

者直下爲運河其東去者折爲支河背官塘而抱村落風迴氣靜堪爲阿練若地故少宰孫公所居今捨地者少宰之孫民部君共成菴者木石諸檀越也少宰故崇信法門厥孫仗因託緣善繼其志千年香火鬱爲寶坊後世志金湯者尙亦有徵于此

古慧明寺重修禪堂記

壬辰仲夏余遊長水聞藕益旭公演法苕溪之晟舍扁舟造焉所居寺曰慧明去闐闐少遠鐘魚超然結構粗就寺僧敬松告我曰此古慧明寺宋元間法瑤大師開山地也厥後住持者梁天監慧集法師唐大曆道祥法師貞元維寬禪師宋建中靖國慈覺禪師寺屢興廢明朝宣德六年重建更名利濟住持者南軒律師也嘉靖末平湖陸大宰議建禪堂延古泉禪師開講波旬作難古泉焚所著經疏腰包長往閱七十歲莫克興復乙酉里人閔君一棟延體源印師歲事印以叅請力辭閔引刀斷左臂命二子捧持往請印乃驚嗟受事閔聞之一

笑而逝丙戌十月五日也閱願輪堅固印法輪方廣欣助有人機緣歛集未三載禪堂告成藕大師金陵解制敦請駐錫日講楞嚴夕疏楞伽八閱月于茲矣公爲大師之友仗緣至止願施我慧目作禪堂記開示學者余諾之未及爲敬松踵門請甚力乃爲叙次其槩而申言之曰嗟乎法幢傾摧魔強教弱未有甚于此時也方盲禪之作也一盲首路羣盲拍肩今胥天下而盲矣以盲爲常有眼爲怪諸有眼者亦皆瞪曹閉目不敢自認久矣夫天下之相安于無眼也邪慧爲種子虛妄爲現行悟門捷則聰利者易煽修路便則愚庸者易悅印可濫則浮僞者易匿撥無勇則莽蕩者易攬不如是則徒黨不衆門庭不專裨取不廣而利養不博胥天下相率而無眼者爲此故也彼固曰一棒一喝單提正令此宗門家法也古人不云喝有時如金剛寶劍有時如踞地獅子有時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已後得老僧喝乎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纔得于德山棒下打破漆桶今人逢乞兒亦喝逢村媪亦棒以上堂爲排場以付

拂爲博易何爲者乎芙蓉楷曰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山僧今日向諸人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錘豎拂張眉弩目東棒西喝如癩病發相似豈非古德之良規邪師之明鑑乎其示人曰上上人不須看教上中人下下人更不可看教審如是三藏十二分教真是拭瘡疣紙六祖負薪時何以從金剛經開悟乎牛頭初祖何以聞大部般若曉達真空乎泐頭何以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段義乎玄沙備何以重閱楞嚴發明心地乎泐潭英何以閱方山十明論了成佛法門乎大慧杲何以大徹之後閱華嚴入地文了昔所疑殃崛因緣打失布袋乎未開宗眼先拂教乘用此弄引狂愚豈非撥無因果昧兩足相資之義發過頭虛誑之言量飲光之袈裟懺悔歷然效玉泉之布毳嘔血無及識法者懼吾不能不爲之痛心也昔者法瑤大師于此寺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疏義實爲開山鼻祖向後諸師持木叉通經明律脩燈燈不墜今當魔民充塞邪焰熾然之日此伽藍中獨能啓請法將弘宣教

網其于以眼目人天標指末法願力大地嗟夫胥天下皆盲而有一二人不盲此一二人者固羣盲之導師也慧明諸師可謂有隻眼矣余恐其有眼而不自認也故不惜諄復以告之旭公具正法眼藏其亦以吾言爲然乎是記

海寧安國寺祖庭脩造記

海寧安國寺創始於唐爲齊安國師道場宋熙寧中律師居則造大悲閣蘇文忠公子瞻爲記我明天啓中一松法師性公闡台教于茲一松之徒愚菴藏公飽叅宗匠發明心地來主法席以興復祖庭爲己任於是寺之殿堂樓閣應緣一新介吾門張子次仲乞文以記余觀近世宗與教分途久矣禪者判天台爲教門謂宗門所傳者單傳直指之禪非天台教門之禪而山家諸師退然左次以義解自居不敢與宗門頡頏以余觀之則可謂兩失也夫宗門之指要主于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天台所立之教觀其語則佛語也爲止爲觀之心卽佛心也今禪者旣判天台爲教門而山家之師怵于其說不能自刼其教此所謂兩

失也天台之論禪至矣止觀之書條列次第如人之一身焦府竅穴經絡井然
可以勾股計而三數也其極論 之病何者現觀何者待發如良醫分別藥
病癥結傳染節候淺深可隔垣而見也入法華三昧得旋陀羅尼儼然見靈山
一會至今未散此則天台之禪也禪者曰吾宗不立文字不落語言天台之學
可傳于言而載于書者皆教門之禪非吾宗之禪也抄掇公案題掠話頭開堂
示衆語錄流布如饑飯以餒人徒資嘔噦耳而居然拂遣教門互相雄長子瞻
所爲大以欺佛者莫大乎是可勝嘆哉諺有之曰自講入禪把纜放船愚菴脫
屣教門深悟實相今將安坐中流作老船師試以吾言正告學者而有入焉則
禪者無大欺佛之病而山家亦將有慙然而興起者矣爲之記以俟之

吳郡西園戒幢律院記

郡院闔門外一拘盧舍而近有招提曰西園戒幢律院故工部屯田司員外郎
君徐溶之別業房宇靚深樹木古秀員外慕古人捨宅斥之以供佛也員外初

詣報恩茂林祇公宣木义戒于斯繼之者戒初勗不二同皆以明律主持稱律院者所以別禪講也律院而系之西園者佛以二人共構精舍名祇樹給孤獨園名從主人不忘始也院之有禪堂兩廡藥師殿淨土大悲堂以及齋厨福浴百有餘間皆員外布金締構繼志而相厥成者其子樹紀也大雄之殿雲水之堂鐘鼓方丈以次落成助緣者緇白四衆而爲之植者朱某張某也捐俸錢造觀音大殿者撫院織造張周兩侍郎也院基址四十餘畝施供僧田三百畝者亦周侍郎也周公承茂林之後戒力圓明道風遐暢院衆恒二千餘指歲時奉戒者五千餘指法筵清嚴七衆雲集吳中毘尼窟宅于斯爲盛于是聚沙居士受周公啓請爲略記其始末合掌贊嘆而說偈言

佛于毗奈耶宣說修行義三無漏學中戒學爲第一戒能斷三惡譬如利干將戒爲禪定梯非梯屋難上生死海水中持戒爲舟船惡道無津梁戒橋爲濟度末法憚惡兒狂僞染惡病戒爲大經方應病與良藥闔廬古城外有院號戒幢

律師代住持戒衆爲歛集劫火燒焚時神天亦焦爛戒德所守護此地獨晏然
入關并六時初夕及後夜鍵椎晨相聞鐘鼓夕互答腥風惡毒霧却避香燈帷
譬如呪場中爲蛇畫境界達哉捨宅人種此福智田彈指歌舞場化爲清淨國
普熏持戒香一丸徧十方十方怨殺氣翻染成吉雲譬如修羅宮兩下爲刀兵
諸天得此雨遍地洒珠玉我作伽陀頌鄭重告戒神護持毘尼窟戒撞聚不倒
如有惡人鬼侵犯戒壇鉢頭破爲七分如阿梨樹枝

地藏菴記

縣西城卽阜以陣旁陂立東嶽殿面勢軒豁直西十五步有地藏菴菴西二十
步抵西譙門而山城盡菴故大石山居隙地孫氏長者齊之施無盡上人創菴
供地藏菩薩架閣繚垣農力耆事今比丘象游也諸佛菩薩刹幢相望此獨奉
地藏者惟菩薩以大悲運大願弘大道濟大苦慈悲拔救如六官之有典司焉
此聚落在閻浮提不直一網孔三毒五濁習因交報種種具足菩薩悲之愍之

與四洲三界等也昔者有唐之世有人墜冥菩薩誦夜摩偈救地獄苦開示三世唯心一切心造但了唯心即空地獄今欲仗菩薩願力拔此土沉淪使刀塗血路風扇業迴銅柱鐵床塵飛禊息憑茲雉堞樹此支提未及百年已經小劫徵其利益蓋有三焉此菴旁倚麗譙俯瞰闐闐幡幢落影飄拂旗亭魚鼓流音縈迴屠肆千家醉夢閃此一燈萬井稠林開茲半偈方墳高顯佛樹浮圖城門脫闍經安神呪菴之宅地可謂高顯懸燈表剎莫此爲宜利益一也採芳士女隨喜法筵躍馬兒郎迴鞭精院翁媪炷香而邀福樵牧挿燭以祈年莫不頂禮慈容霑濡悲願植上昇之種子剪捺落之根芽片善染神如磁吸鐵萬病掃雪若火銷膏利益二也菴東邈迤祠祭叅差祭賽則簫鼓喧闐報禳則紙錢騰涌神居旣盡佛鐙瑩然清曉齋蔬斷血肉薰蒿之氣宵中梵唄息威靈香火之緣護戒善神常依佛座雲車絳節每肅穆以來朝八部四王用保綏而相助福我毗庶攝彼人天利益三也唯茲末劫運直沉灰執草芥以爲兵憑身口而相嚙

鬼母日啖九子血吻猶饑金翅頓食四生果腹未飽邪山毒海長此安窮整慮
易心勿云少待惟慈悲爲療生死之上藥惟救苦爲渡幽沉之大橋相與歸命
慈尊津梁惡濁消殺機于積劫迎生氣于當來此土之人可不力與象游扣請
老人俾爲菴記乃書此語刻陷壁間用告來游來觀之人并以勸勉護持此菴
者若九華之地藏開元初自新羅涉海其名偶同耳僧伽大士杜順文殊應化
不殊示跡有異今日此爲奉九華香火則僞矣必也正名請徵斯記

太原王氏始祖祠堂記

歲在壬寅王子兆吉立八世祖學錄公祠堂于先墓之側客有問于王子子爲
習于禮者王氏之得祭始祖禮與王子曰祠祭之禮古今異制援先王大宗小
宗之法以行于今大夫士之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始祖之
長子準古繼別之宗古者始封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天子之祖有天子祭之
也始爵之大夫不敢祖諸侯也諸侯之祖有諸侯祭之也適士官師祖禰以上

有司祭者亦然今也率循古法大夫不祭高曾士不祭祖則胥爲若敖之鬼而已矣程朱之議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吾倣焉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自吾之父母等而上之至于始祖父復有父祖復有祖反古復始一人而已祀祖禰而遺始祖都邑之士之知尊禰者大夫學士之知尊祖者其去野人之何算者無幾矣吾之祀始祖也別于世之忘祖者也今之世吾惑焉族屬之不問而貿販譜牒胥路人而祖禰之也其亦胥祖禰而路人之也吾懼焉吾之祀吾始祖也別于世之多祖者也王氏靖康南渡絲汴徙吳至正末學錄公自江陰徙常熟準古宗法學錄爲始遷太祖衣冠第宅三百年稱山塘王氏皆學錄之貽也吾里中喬木故家長老日以漸盡後生小子不復服高曾舊德吾滋懼焉食貧農力以樹斯祠宿戒子姓歲時薦享俾其仰而視俯而思無或絃紈褲蝗梁黍而忘吾祖之華路藍縷也無或膏唇口猾齒牙而忘吾祖之壇宇繩尺也無或飾面弓足衣諸于繡纈而忘吾祖之大布帛冠也

明發夙夜雞鳴風雨無忘其所自生其爲饗食也大矣古之祭孫爲王父尸斯禮也今亡矣等祖禰而上之以尊吾始祖爲王父尸也者則亦爲始祖尸者也座尸而食北面而事尸有其舉之雖以尸始祖可也而况于廟祀與雖然禮失而求諸野國有惇史越在草莽盍訪而徵諸舊史氏聞之曰王子之志備矣尊始祖孝也嚴譜系義也敬宗合族下治子孫仁也實其言鳧鷖之五章取公尸焉豈唯長王氏而已遂序次其語爲記俾刻石陷置屋壁且以狗夫邦人子弟學錄公諱裕字均才王子名夢鼎天啓丁卯科鄉進士官行吏部司務

王氏杖蔭樓祠堂記

宗法之亡也以近世士大夫不講先王大宗小宗之義有家祠而無宗廟也蓋封建既廢古今之禮典懸矣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非諸侯之庶子則公子之始來在此國者今亡之矣繼禰爲小宗五世而遷者則有之而宗庶廟祭之制靡有存者有人于此宗支繁衍子姓富厚一旦舉行大宗之法訪求側微寒

餓之一夫舉族宗之雖百世爲之齊衰九月其可行乎又有人于此兄爲庶人弟爲大夫大夫主祖禰之祭庶人幸得分其餒餘今將使庶人以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而庶人主其禮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其又可行乎時異俗殊禮之窮而不得不變也久矣眉山蘇氏知禮之變者也謂先王制禮獨小宗之法猶可施于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後世論宗法者莫善于此而世亦莫之宗也吾里司銓王兆吉氏立世祠于虞山之南軒祀高祖竹溪公而下四世復構樓于西偏列祀同堂兄弟十一人以小宗之義考之自兆吉立祠則竹溪公爲高祖祠守竹兄弟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祠山城兄弟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祠水濂笠洲兄弟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祠同堂以及方輪則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一身而事四宗與大宗爲五上下五世粲然具列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備矣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宗子之廟而有其廟無適長下正之宗而有其宗亡于禮者之禮也昔者曾子問庶子祭而夫子之答則

引子游之徒以正之首其義不誣于祭兆吉其猶子游之徒與申明眉山小宗之義存宗法于既亡誰曰不宜惟王與我世爲婚家年家祠中同堂十人狀貌魁然衣冠儼然吾猶及見之我先君嘗曰王錢匹也而王氏則滋大矣向者墳墓之訟韋布之宗老鼓篋之小生相率摩厲致死墓門拱木其氣鬱然吾叔父衰老受侮王氏羣從抗手扞禦如墻而立勢家逡巡目遁婚姻孔云吾未嘗不永歎也吾錢氏能如是乎先君歿四十餘年而其言益信余衰頽髮忘慙負葛藟于兆吉之請記也有深慨焉謹識先君之遺言以告司祔而兼以示吾子孫

王氏南軒世祠記

吾里中山塘王氏稱喬木世家有世祠在虞山城西劉永定公之右个王氏四世自竹溪府君已下簪纓蟬聯皆作主享祀于斯歲久漸圯王之後賢司銓兆吉氏夙夜明發永懷先德量工命日斥其舊而新之辰序靚深丹堊完好本高曾序昭穆歲時伏臘率羣從子弟致齋奉薦其祭之稱曰孝子孝孫曰曾孫某

兼士與有家之辭也君子謂王氏之祠知祭義矣昔王氏之老笠洲府君與先祖同鄉舉其孫梧州守復偕余舉南宮兩家婚姻洽比孰知其家風馴行孝謹廩廩德讓君子也流風澆薄家訓刊敝衣冠華胄天屬近親摩不家饗臬羹人懷鷗響惟王氏子弟保世亢宗冀除墻屋詩人急難禦侮之餘風猶有存者井邑旣遷閔閔未改兆吉氏束脩勵志以尊祖敬宗收族爲能事修飭壇墀蠲潔豆籩傑然建立在沉灰劫火漂零焚蕩之餘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豈不信哉祠趾爲虞山西麓與大石相望懸崖削壁俯臨萬瓦南窗面尙湖朝雲暮烟浮青韻碧夕陽翻照緣金絢紫雲旗赤羽昱耀于几筵棖桷之間孝子慈孫有事于斯者其能無僾然肅然洞洞乎如或見之也耶若夫少年英妙覩西汜之景而思咸池之暎則可以晞陽九奮朝氣通人長德覽懸車之昭而修懸鼓之觀則可以昇神明扶暮景凡所以念祖德詔後昆俯仰堂構固將有取于此詩不云乎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我知兆吉氏之猶遠矣是爲記

錢氏義莊記

吳越武肅王之裔散居江表其在太倉則有中丞浩川公公忠長德爲萬曆名臣其子封給諫君劬先燾後倣范文正公家規建置義田養濟羣族寢疾彊留執給諫君之手諄復誣諉給諫君泣涕受命斥負郭之田三百畝經營規式一如高平故事請諸公上復其徭役謂宗老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石以垂永久謙益初通籍從中丞公游辱以弟畜我具悉其生平制行篤行力學信道守職器量風節確然以文正爲師表企而齊之者也文正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數賢子熾昌競爽封君胚胎前光修後門寒素之行損衣量食敬宗收族方文正之子無不及焉文正有孫之柔官左司諫脩復義莊申嚴規矩亦猶中丞之有給諫鎔侍講所云立身承家無媿乃祖者也有宋開國仁厚養士積累再世逮于仁廟文正始應運而出我國家祖宗功德流唐漂宋積累二百年迺至萬曆以其時數考之則有宋慶曆皇祐之間也中丞父子丁一王之興運際累朝

之休明于是乎有祿賜之入有廩稍之餘有節鉞蘭錡之光寵燕翼貽謀保世
滋大得以收卹其宗族而繼述其志事繇是觀之世德作求豈獨家門之盛事
哉我國家承平綿遠涵養淳厚深仁久道億世未艾于錢氏之義莊益信而有
徵已矣余嘗過燕趙之郊矣周原膺膺溝塍繡錯我疆我理千倉萬箱滄桑更
置之餘朝而田峻焉夕而爲流傭矣夕而婦子焉且而爲溝瘠矣牂羊羶首蜚
鴻在野鬼神狐祥無所得食其况丰容暇豫庇本支而聚族屬乎今吾錢氏于
此邦也義莊秩然義廩殷然伏臘有會雞豚有社士食舊德而農服先疇夫孰
非祖宗之流光朝家之膏澤可不念哉可不敬哉自今以往錢之後人食義田
之粒必將曰此一升一龠莫非國家之粟米也衣義田之桑必將曰此一絲一
縷莫非國家之布帛也給義田之食以喪葬嫁娶必將曰此生養死送同歌哭
而長子孫莫非國家之生成長育也仰父俯子戴天履地油然而忠愛生勃然
而報稱作無愧文正之鄉人斯無愧中丞之後人矣昔者紹興中范有曾孫直

方述忠宣之緒論曰先文正置義田非謂斗米正緜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中更南渡嶺海召還兵火焚燬之餘長幼二千指聚拜墳下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然後知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今給諫經理義莊卒業崇禎末年而乞刻石汲汲于此時也追文正之用心撫紹興之遺跡祭必有先丘不忘首其不徒以述祖德貽後昆而已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給諫之念之也深且遠矣余故推原其志意謹而書之以附于公輔之後中丞公諱桓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封給諫君諱煖歿而從其父祀于學宮給諫君諱增崇禎辛未進士今官戶科右給事中

督漕李石臺使君去思記

凡方嶽監司大官下逮郡邑吏任滿拜除邦人必遮道攀留塑像勒碑刊湯木斲貞石相勸惟恐後若左官見抵者則例無有豈古之所去見思徹繯衣而芟甘棠者胥在彼而不在此歟督漕憲司江右李使君視事經年漕政治辦考課

當第一用漕折不中額免官余衰病闔戶邑之耆老子弟踵門請曰自漕使開署吾土建節相望兵荒鈎連徵求填委運弁豪虎旗軍封豕胥徒鬼域交關滿調歲漕告竣民間脂膏骨髓捲地盡矣牙章虎符驚踊郡國及瓜往還曾不識使君誰某斃于何有而况思乎今吾使君之來也周爰咨諏爬搔病苦計口食俸痛自刻勵集漕衆而誓之曰吾洒濯飲水洗手將事必不忍奉東南數萬億瘡痍赤子膏汝輩血吻于是鋸牙齧耳之徒如墻而進銜尾而退粳稻既北吳猶有民誰之力也吾儕小人嚮其利者爲有德歲時伏臘閭閻兒女猶使君之在此堂也惟是南山片石思人譽樹媿美于前政之遷除者國有人焉敢固以請余逡巡未及應諸生秀士摳衣而前曰父老之致辭善猶未既也今夫達官能人游光揚聲傳遽公卿者生祠堂屋幡幢刺天或夷爲洩牢矣跌龜護螭黃金填字牧敲火而牛礪角者有矣白樂天之記麴信陵也孫可之之書何易于也詩不過短章文不滿尺幅至今人頌慕之不衰吾不敢以信陵易于蔽使君

而竊以樂天可之徵夫子也使君胡床挂壁襪被蕭然寒窻竹几篝燈夜讀書聲琅琅與銅籤相應文士握別每雜誦夫子之文以相勉然則父老所謂蒼苔白石有愧詞者峴首之山淵豈有徵于此乎夫子將奚讓余懼然授簡揖諸生進退耆老而告之曰父老思使君則善雖然爲留使君謀則疎誠能選擇雄駿子弟裹糧繭足條使君治狀投匭而叫九閭即朝上夕報可耳不此之爲而謀諸腐儒老民炙枯竹汗蠹簡幾有聞于後世石不能言不已愚乎言既耆老澹然泣下噤不置答余惜瞪不忍復也遂援筆書其語俾刻石以爲記使君名來泰字仲章撫州之臨川人嘗督南學有譽望士大夫稱爲石臺先生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七終

大夫曰

大夫曰

大夫曰

大夫曰

大夫曰

大夫曰

大夫曰

大夫曰

有學集卷二十八

牧齋全集第二種

墓誌銘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端
劉公墓誌銘

明興二百五十三年當萬曆之庚申期月三朝國運促數故相南昌劉文端公
定議移宮鎮撫社稷歸然爲一代宗臣在事三年而去去位十三年而卒謙益
罷免家居孤斯球具行狀請爲隧道之銘曰微公誰銘吾先相國者遭世多難
未及爲而斯球又卒孫元釗申請益力乃喟然歎曰謙益萬曆舊史官也定陵
復土奔喪入朝移宮甫定國論廷辨歷歷在聽覩中海歷坊局與聞國故公與
羣小水火薄射不相容貫皆深知其所以然其忍不抵死奮筆別白涇渭庸以
媿媿黨論佞錯青史謹按庚申之八月光宗皇帝宅憂嗣復卽日拜公禮部尚

書東閣大學士與蒲州韓公並命光廟仁孝事鄭貴妃如母李選侍受其餌關通扇動光廟屬疾馮几見羣臣選侍紅袖闖御幄推挽皇太孫傳旨封皇太后皇后公要廷臣力爭而八月晦光宗賓天中人李進忠等闕乾清宮門不聽羣臣入臨比入舉哀畢公詰問羣奄皇長孫當柩前卽位今不在者何也羣奄東西走不置對秉筆太監王安喏曰選侍匿禁煖閣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整襟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趨而入上見安至呼曰好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令一出卽返選侍頷之且中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疾趨而出公亟迎升輦比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遣使追躡者三反公傍輦疾馳掖上升文華殿登寶座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然後擇吉告廟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臣上箋勸進畢選侍猶趨呼還閣公亟奏曰乾清未淨殿下請暫居慈寧上色喜顧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髻閣下伴我我乃無恐公髭微脩上希見外臣故目公云耳翌日冢宰周嘉

謨御史左光斗疏請移宮羣闈嗾選侍要上盟垂簾詰問杖殺左御史首輔德清方公議展移宮期公不可曰先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也可姑緩耶選侍卽日移一號殿而天子還居乾清自是移宮之案立矣先是光廟病不能自力兵科掌垣應山楊漣抗疏論宮府事上特召見俾與顧命漣退而告天誓判死命報玉几入臨拒門升殿梃輦羣奄持挺叫喚聲勢蠶涌漣大罵奴才手格披靡叱首輔折大奄抗論于朝房松棚殿廷日以十數而移宮始決公每追理前事歎且泣曰當天位未定朝士吉服立殿下日高不聞宮中聲咸譁曰事去矣相顧不知所爲吾扶輦至文華殿百官踉蹌隔數百武交踵莫敢前獨楊給事一人奮髯瀝血聲撼殿陛今日事定朝右以給事爲口實豈不異哉公受遺決策鎮定危疑與楊文忠徐文貞相似而其事權有不侔者公受事彌月得君未久也位卽次輔坊政未專也上御文華時英國公惟賢奉右手公奉左手首輔紆曳履將安之乎我趨移宮彼議展期非條然

左右袒乎爲主伯易爲亞旅難爲亞旅易爲亞旅之主伯難政不一門勢有多
變前軒後輕左支右吾公之苦心殫力殆有百倍于新都華亭者艱難獲濟甘
苦自知而以將伯助余歸其力于應山古大臣心事惟可與天地鬼神道也上
既御極德清移疾公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爲先臣下以奉公爲要匡主德
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不爲而大端則在乎以人事君神廟三十餘年舊德遺
直廢籍填委壹以不行遺詔從事白首耆艾布滿九列闕門開牕士氣鬱然海
內喁喁向風矣移宮甫峻選侍名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乾清門而
仆金寶累累臥地下上遣大臣驗視案治甚急羣小爲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
易鬻也內庭喧傳選侍移宮日跣足投井語狼籍不可聞上冲人以違先帝爲
詞易撼也司禮數悖直忤旨羣愬安藐上位把持法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
移宮之案翻顧命諸人可盡逐而大獄解矣于是臺省請安選侍議寬盜獄更
番詭辭以嘗試上意上初怒言者累旨鐫責公力救乃免及司禮安以強諫讒

死魏忠賢阿姆用事上意茫然盡解而羣小乃壹意攢矢向公東事日亟朝議謂非舊撫熊廷弼不能辦遼上遂起用經略而言者交章擲公公面奏曰臣知君父爲尊封疆爲重恩仇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心念公舊勞委任如故而客魏積不相容言者益摭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公司票擬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易盜庫之獄上傳饒死羣奄辨疏徑下法司公引例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交恨魏忠賢故名進忠攘陵工邀敘公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得蔭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數救言官攻阿姆者則客魏交恨烏程相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劉朝比而與內操言官糾劾弄兵公爲之主則閣奄交恨謂遼事鑿空捕風東江不足倚西援未可信而議棄廣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烏帥寧撫與逃臣交恨于是羣小謀翻移宮者含沙噴血詆闕萬端上亦無如羣喙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請歸三年應山逮詔獄考死要典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至是而移宮之案始結嗚呼國

家宮府之際難言之矣光廟毓德東朝三十餘年神祖無金寒玦離之心宵人
構烏烏枯菀之隙一旦長主臨御宮庭肅穆狐焉城鼠焉社神焉叢彼于社稷
何有庚申九月之事公與應山挺身奮臂奪幼君于婦寺之手其爲國家謀則
忠矣而詆邪醜類未有不膽戰毛豎幾其萬有一敗者也皂衣赤棒瞋目而拒
宮門者李進忠等諸人耳羣小之囊身假面負塗豕而伏戎莽者不知幾何人
也黃金火齊負重而伏禁地者劉朝田詔諸人耳羣小之飛頭傳翼移銅山而
攢金穴者不知幾何人也護選侍緩詔獄誣封疆簪筆飛章者賈繼春等諸言
官耳羣小之機關擊使線索提掇簸弄于陰陽人鬼之間者不知幾何人也公
在事逆閹猶知憚公如反出反入之水猶可提捍公去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元氣凋殘道盡雍流滔天莫知紀極夫然後知公于國家
以一身爲止水之舊防而痛恨羣小之斬而掘之也亦已晚矣應山之葬謙益
論次其事以爲公之死不死于擊閹而死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而

主張三案之小人世以謙益爲知言今援以論公之進退雖異代而猶信不亦
悲夫公白晳疎眉長身玉立與人語聲可貫耳與其兄中丞樞部號爲三劉萬
歷乙未偕樞部舉進士選庶吉士家居七年授檢討乙巳中丞以考功掌計四
明相屬公祈免其私人所謂四凶者公堅辭曰官各有守非所敢知也在坊局
歷贊善洗馬諭德庶子升國子監祭酒繇少詹事轉正掌翰林院事丁巳內計
羣小大索黨人謀盡逐詞林名賢若武進孫文介高陽孫文忠江陰繆文貞輩
而謙益亦與焉公歎曰館閣眉目賴此數公吾敢愛一官不以殉衆君子堅持
之皆得免浙人謠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謂是舉善類盡斥獨不克逞志于詞
林也公用是爲院長四年不遷頎然負海內公望而卒受黨人排拏亦坐此也
丙辰八月充東宮侍班官光廟戒心狙擊間於憂疑公請對日呼嵩稱萬壽遂
稱引南山樂只萬壽無疆之詩歸本忠孝以開廣其意光廟信口應曰讀史惜
三餘公拱手進曰大禹惜寸陰卽殿下今日之心也敬爲太平令主賀于時拜

手颺言唱頌睿質流聞禁近用意在密圖擁祐光廟深倚之故卜相首及焉熹廟登極踰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尙書次歲大婚升祔慶陵三禮成階由少保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官由戶部尙書改吏部殿學自武英進中極建極皆與廕而定陵黔川功得辭免福清去上宣諭稱首輔再三控辭以須福清之至福清初有間于公已知其避席延佇始爲釋然公終不自明也高陽負物望諳邊略人或間高陽是將爲蔡澤代公公弗省密揭薦高陽宜大用居無何高陽以宰相督師亦自公發之也公以忠誠結人主以誠信遇士大夫不以建白博名高不以虛聲籠物望于六曹有綜理無刻削于言路有援救無啣煦開誠布公引咎分謗有勞人長者之風國是參差風義感激未嘗有一言半詞少自貶損辭朝日具疏自列其略曰鼎湖上賓事變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者遂以諛訛去計亦皇上所深測也禁闈秘密非臣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

皇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調護誰力扶掖鑿與抗遏要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
構以爲罪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法戒昭然臣願後人毋但
爲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子當以君父爲急發東朝持挺之奸者自爲生事消
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臣所未解也公以孤危一
葉之身繫朝家九鼎之重忠言苦語臨行彌切蓋不難臚列憂危磨厲當宁而
難于區明忠佞訶塚人于息休擇肉之日又不難軒豁眉宇激勲忠直而難于
吹噓枯腐表賢奄于營魂離散之餘嗚呼豈非光明俊偉以道事君之大臣與
公去奄黨啣公未已本兵張鶴鳴用公推轂起興奸細杜茂獄謀連染殺公司
寇王莊毅公紀閱實平反一夕內降斥去而公誣亦得白奄復用劉朝行邊南
北奸人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益急公從容語所親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
仰賴九廟神明與一腔心血耳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應山同日彼以封疆殺我
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復何憾哉讀書譚道危坐竟日坦然若無所與者越

五年崇禎改元天子鑒公孤忠復原官致仕補給誥命僉吏垣章允儒請遣行人賫詔存問公拜疏勸上清心勤學脩身親賢以票擬歸綸扉以獻替責揆路又謂先帝以大有爲之質掩蝕于鹿馬之奸殺元良變祖制戕忠直一切歸獄人主請爲先帝雪此大痛老臣忠愛朝著咸傳誦歎息望公再起以崇禎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薨年六十有九訃聞輟朝賜祭葬如彝典有司議諡曰文端公諱一燿字季晦先世出漢廣陵王荆晉大興中徙丹陽再遷玉山有允迪者由德安令歷兩浙置制使其少子遷豫章豫章三世祖亨舉宋進士十四世生廷璋于公爲曾王父廷璋生仕沃仕沃生陝西左布政使曰材曰材生三子長中丞一焜次兵部郎一煜公其季也廷璋已下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公妻徐氏贈一品夫人生五子斯琦斯瑋斯琰斯琮孫幾人曰元釗等葬在某邑某鄉之諭瑩謙益辱公道義之知掌院篆時移文郡邑敦趣史官里居久次者意實在謙益欲援以自助也居史館頗以埽門自引聲跡落莫公歿而哭

之慟今爲公誌据見聞徵實錄不敢有一字文飾實以是報公銘曰

國有易名論定蓋棺四十年間有三文端秩秩山陰羽翼東朝芒寒色正望在
斗杓藹藹歸德柩于金虎騶虞不驚善類斯祐南昌步武熈彼魁三艱危受遺
憂心如惓虞淵曜沈金樞御促手捧初暘以升扶木綴衣再設垂簾屏息廟社
乂安不動聲色國有大蠹與國存亡蠅則搖翅蝨惟食根鄭李連枝客魏扇醜
九首磨牙八狼盈口公之在位泰將大來唐天不墜虞門弘開公旣去國政歸
刀鋸天心盡傷國脉單露天之方蹶毗爾才賢南昌在廷高陽在邊搯柱國成
疆理戎索豈無漆梓亦有藜藿內戎婦寺外戎螳蝎羣小居中蟲蠻牙孽非鬼
非食懋置老成風雨雀鼠大厦以傾宗臣在天扈從三后擁護赤符顧瞻朱味
豫章崔嵬西江縈帶堂斧翠如丹青未沫徵文汗竹斲銘樹檀元龜在茲敢告
來者

明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贈少保諡貞敏梁公墓誌銘

國家當萬曆初爲鴻朗盛際冲聖踐祚宮府肅穆江陵張公以精強沉塞之才挈持綜覈三事大夫靡不專營魄搢肝腎農功耆事勝任稱職少保眞定梁公其眉目也梁公仕本兵浙江羅木營兵譟焚劫撫臣捶而投諸淖朝議洵洵江陵徐語公推一好巡撫往足辦耳然必起外吏知兵事者乃可公屈指計曰張少司馬佳胤起家滑令禽劇盜斯其人乎江陵曰然少司馬遂命往三旬而浙變定余初入史局長者爲余言二公握手細語不出兩三言而亂兵擴卒首伏于三千里外謀國舉棋者當如是矣余心識其事嘗爲梁公孫中翰維樞論次其略今距梁公歿五十有八年矣老人多忘朝家故事忽忽不復記憶而猶以遺民舊史誌公隧道之石此所以徬徨屏營一執簡而三歎者也公諱夢龍字乾吉其先山西蔚州人洪武初徙家眞定曾祖釗杞縣訓導祖澤咸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父相繼室崔氏以感異夢生公公官省垣始受封釋舉子巾服及見公致政而歿公脩眉炯目白面長身葛儻具大人相八歲喪母哀動路

人年十四新鄭高文襄公計偕過真定執手旅舍盱衡抗論高公歎曰郎君國之寶臣也酌酒再拜定交而去中嘉靖壬子鄉試明年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請外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中諫諍侃侃持大體極論李吳二冢宰營私招權朝右悚惕慈溪袁文榮公以撰立稱上意將真拜公抗言相臣宜用學術純正名德宿望足以鎮華夏服中外者奉嚴旨詰責久之得解還順天府府丞河決徐沛議擇卿寺有才望者管理新河袁公在政府颺言曰才無出梁府丞者矣遂出爲河南管河副使任滿陞陝西關內道左參政分守花馬池公博聞強記訪求掌故儲峙經濟由省垣外補重自鏃礪至是益自喜以爲當鹵衝要可以諳邊情曉戎事也旣受事嚴申儆備廣設方略練習如老邊吏鹵不敢乘間攻抄條論備邊五難鑿鑿中利病雖官監司三邊隱然以長城屬公累遷山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轉右副御史巡撫河南所至頒布條要刊削闕茸不事苗蔣髮櫛一

切治辦在山東親歷海島禁遼海流民不得狙伏內地盤互仇殺在河南用沈命法捕盜禽獮中原盜賊俾無遺種爲國家積灰徙薪長慮在百年以前非凡所知也萬曆元年徵拜戶部左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六年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遼薊保定公謂國家備禦九邊按圖畫地方冊具備邊臣無他奇謀只在辦實心幹實事耳以疢瘡爬搔體察南北軍情四鎮諸路標營疾苦以堵牆儲胥勾稽墩臺亭堡瞭望收保如堂閱庭以僮奴乳哺勤恤傳烽夜哨偵探屬吏與夫擺邊伏路罷校退卒目營手畫口次指授行之期年邊備脩舉而其大者則在乎駕馭大帥牢籠豪傑戚少保繼光李寧遠成梁曠暗宿將目無文法吏一皆就公條鋌願效臂指當是時鹵小入則小創大入則大創諸鎮皆受成于公捷聞必推功歸美不自己出諸大帥益心服公最公六防竣事四報大捷先後上首功公斬鹵首至三千四百九十一級賊大鹵三十九級獲達馬至三千五百九十五疋駱駝九十一隻盔甲器械無算上以奇功可

嘉累賜敕獎勵在鎮踰年就任加兵部尙書邊墻功竣加太子少保三年考滿再蔭子至錦衣衛百戶世襲賜白金文綺間以飛魚坐蟒錫予便蕃使命絡繹近代邊臣未有也九年詔回部管事條上部務闕茸者四事及革民間種馬定土官承襲皆著絜令載在會典次年推吏部尙書上特簡點用江陵既歿言官承當國風旨蜚語及公公抗辨求去三上乃得請林居十九年考終正寢萬曆壬寅之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天啟四年高邑趙忠毅公歷叙公生平大節訟之于朝得贈少師賜祭十壇偕封一品夫人馬氏合葬東岡之賜塋嗚呼萬曆初年朝著精明中外敕勵士大夫如昧且醜面朝陽晞髮公于此時擁旄雄鎮執訊獲醜以其身任國門鎖鑰何其重也政枋更改鉤黨刺促公去位之後朝政蠱戎索隕木朽蝸中暮氣適盡疆場之禍孽牙于鬯草蘊崇于楛矢而馴至于不可爲撫今追昔考公之進退而參合于國故立黃消歆汗青翳然以金銷石泐之餘爲覓見霜落之候天乎人歟斯則可爲痛哭已矣公以冢宰告老太

公猶健飯偕馬夫人扶攜侍膳如嬰兒稚婦以其間走馬射生謠舞擊毬以相
娛悅蓋三年而後歿既免喪歲時踏青上冢巡行田舍夫婦並駕小車子子女
及內外曾孫男女五十餘人羅列輿傍扶輪叱犢牽衣繞膝謹呼上壽鄉人聚
觀讚歎以爲神仙而夫人又後公十六年年八十六而考終國運休明元氣磅
礴旣醉五福總萃于公之一門非偶然也公生子四人忠思慈志並承公文武
蔭其後益蕃以大孫男十二人女十三人曾孫男二十人女十六人玄孫男女
三十人忠生維本禮科都給事中思生維基南雄府知府志生維樞山東武德
道僉事而維本之子清寬維樞之子清遠今皆吏部左侍郎維基之子清標今
兵部尙書于是叅政增修家狀司馬暨兩少宰撰幣致辭實來請銘銘曰
恒山北嶽上扶乾門實符在代是生偉人析木受姓大梁經文緯武恢我
皇綱乃儲中秘乃拜夕垣三堦色正五緯芒寒戒彼翰音策我驥足發揚維新
駕車就熟爰長方岳爰領旌節球球威望警服戎羯帝眷薊遼惟我左輔汝歸

視師孰敢余侮臺兜戟纛豹尾神旗六防四捷露布交馳帝曰念哉汝歸弼予夏官冢卿喉舌帝車功成身退赤烏居東飲御燕樂壽豈令終公神在天左右神祖袞衣繡裳雲車月斧公澤霽後繹繹蕤蕤詒我豐芑作令晉梓東岡之阡高闕嵯峨豈無樵牧鬼神護訶塵蒙金盃灰沉玉檢敬徵閎閱庸嗣琬琰先民有言匪本曷思鑽石刻辭維以告哀

明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石門許公合葬墓誌銘

天啓壬戌國方彝之初旦制科得人爲盛臚傳首茂苑文文肅公庶常擢會稽倪文正公漳浦黃石齋公暨吾邑許公余在班行羣公謂詞林有人舉手相賀旣而文大用以復隍貞各倪黃晚用以過涉終凶許公則不遂不退入于坎窞以歿迄于今井竈堙彝宿素漸盡余乃以子遺荒耄漬淚而銘公之墓悲夫公諱士柔字仲嘉學者稱石門先生其先宋南渡居江陰國初徙邑東唐市祖汾

布衣居胡襄懋幕下叙平倭勞官神武衛經歷父雋字伯彥娶馮氏生公伯彥
高才強記授春秋于先宮保爲入室弟子不事生產落魄好大言里中兒呼狂
生如漢酈食其則大喜其教子治文武二經文經除爾雅加家語胡氏傳爲十
四武經加握奇經爲八公諷誦皆上口踰年而卒業搖筆凌紙奇怪涌出余見
而驚異之孫子桑遂以女妻焉貧益甚脫身游外家焚膏吞紙盡讀其所藏書
文益奇都人士莫敢梯接萬曆戊午舉于鄉壬戌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
子授簡討得封其父母持節封楚藩踰年丁外艱崇禎戊辰服除纂脩神熹二
廟實錄管理誥敕陞侍講兼經筵講官皇子生覃恩贈父及二母辛未分考會
試癸酉陞右春坊中允歷陞諭德左春坊庶子掌坊凡四年而有南京祭酒之
命甫蒞任坐戊辰撰誥文越職降調辛巳補尙寶司丞壬午三月遷少卿以疾
卒于位公爲諸生邑令楊忠烈公錫山高忠憲公以國士期許二公忤奄死公
方居憂中夜呼憤涕泣濕苦塊先帝誅逆表忠渙汗大號公當官奮筆一日草

數制發揚蹈厲感盪震越朝右抃舞繼以流涕闔螽媪醜莫不留眎眩眙喪精
亡魂部黨之目定于此矣烏程攘枚卜逐余鋸牙岐舌頭角饜饜會稽歎曰文
華殿爲同文館矣公昌言于朝閣訟是非較然安能將一手掩天下目言路攻
烏程章無虛日烏程疑二公唱導而尤以鄉曲忌公烏程當國久勢張甚公嶽
嶽不少屈甲戌官宮諭上帝王世系二疏明與烏程相排窄而公益危矣先是
羣奸嗾逆賢定三案刊布要典改脩光廟實錄鏟削其與要典牴牾者會稽請
焚毀要典天下踴之久之改錄如故要典猶弗焚也於是茂苑及公相繼論改
錄之謬茂苑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擿抉改錄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備員
纂脩恭閱皇考實錄總紀于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
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凡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
削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詳慎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
而草略如彼此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謂累朝成例不必滋

煩烏程復令中書官捧穆廟總記以詆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選三后誕育聖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母后之姓氏封號皇子之出震承乾寶冊金書輝映天地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冊熹廟儀注而皇上之冊立闕焉可乎烏程怒攘臂揭叅同官扼之而止公復抗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爲成例者臣所以撻挾改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其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聖國本幾危于震競天心幸托諸坤寧當日調護之苦心眞千古孝慈之極則宗廟賴燕翼之慶誕發于本支而史臣抑顧復之勞抹殺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者也疏上仍用前旨報聞而烏程噬公益不可解矣嗚呼三朝之事根柢宮掖下窮私燕上及山陵天啓初高陽孫文正上言皇上

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俾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皇上剖明之由此言之卽漢世掖庭所謂奈何令長信得聞者終未嘗不流布人間其可掩乎羣小之改實錄也護要典也當璧之憂危伏蒲之諫諍以迨于選婚誕嗣一切彝典皆歿而不錄以爲必如是則椒塗之城塹日堅汗青之罅隙盡杜人主習其讀而問其傳茫然如爛紙故牘無可覽觀何從撥煨燼于蕉園埋科斗于汲冢遂使宮鄰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安而禁近銅龍無復通知累朝之故公之論改錄也不爭於筆而爭于削兩疏之末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牙而窮灸其病穴識者歎公之更事深奮筆勇憂國遠慮比肩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省也烏程鋤異已益急懸金購私人詆譏黜逐會稽牽連公族子重熙私史請事窮究公密封原書進御史禍乃止茂苑進講春秋當上意登拜烏程力排之二月而罷公復昌言于朝如閣訟時烏程語淄川曰虞山茂苑二鳥也有大小翮在將怒飛吾儕能安寢乎遂命謀出公于南烏程去淄川以誥詞發

難逐公司業周文節公爲公抗辨曰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回改撰未有竟自糾叅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書崇禎三年申飭事例未有追論元年之史官詆爲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沈淵皇上剪逆褒忠光施天壤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褒貶不錯貸是非不兩立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良色沮于一字奸逆手笑于九京此非所以厲當今示後世也疏雖寢不報公論大白久之稍遷尙寶司丞公病矣主憂國蹙不敢引例待遷乃力疾赴闕病痰厥足不良行晨夕捧寶御前左掖右平櫺檻峭陀目眴魂稽蹙蹙將事郊壇沍寒夜半瘴瘕據鞍舌強齒噤冰雪生膚髮中臥牀匝月即家拜少卿十日遂不起壬年三月初三日也年五十有六公爲人忠信易直光明雄駿事親交友咸有至性痛其父仕不及養卜地封壤必誠必信墓傍丙舍築臺除道面湖負山曰吾先人豁達有大志魂魄猶鈞遊于此無使邑邑也與人交握手出肺腑

急難讓夷先人後己烏程起牢脩獄殺余羅網布中外公焦頭濡足上告下訴
奸人遂飛章訐公先帝逐烏程尸奸人于市禍始得解在坊局久戚里貂蟬金
吾緹騎多出門下公傾心結納用是以消弭蜚語寢息告密國體士氣保全實
多其事秘人莫能明也流氛告急余與公謀招材勇練水師爲保障勤王計公
典衣損膳傾橐以飲助旣而稍解嚴奇材劍客皆以公爲歸相與共甘苦同臥
起周旋彝險抵死不忍去其得士死力如此公嘗謂讀書當官須緩急有用恥
爲大冠側注拱揖矩步祈土龍以致雨者崇禎初頒恩詔之陪京大奄運皇木
梗河道叅隨鷗張礮石交下公命設龍亭樹旌節朝衣冠立鷓首趨傳呼某太
監朝駕奄逡巡詣駕前扞衣叩頭候詔使舟行乃去人謂公應變方略已見一
端而惜乎其無所試也公妻孫氏淑儀婉則御窮守貴士類以爲婦師生二男
子琪瑤生二女子嫁翁瞿公之歿也瑤泣血踊擗扶櫬南還干戈塞道琪間關
詣闕白公寃狀詔復原官峻贈詹端崇禎甲申之二月也乙酉八月琪等渴葬

于戈莊之新阡瑤鵲起科第歷官方岳覃恩及三代乃修諭塋開神道奉母淑
人樞祔葬排纘行狀而請銘于余瑤之狀公也詳其于人才國是消息存亡之
故瞻烏泣麟有餘痛焉于是知公之能仕教忠不忘君父蓋易世而未艾也銘
曰

日之方中乃見沫駕鵝高飛六鷁退睽孤見豕甚可穢載豕盈車吁可怪四門
穆穆四夔萃一夫九首縱鬱嘖寇張之弧飛我說始稅反往不遇雨曹肱晦吁嗟

許公獨顛顛三朝金匱力簡裁紫泥封璽傍華蓋左官猶在爐烟內童孺觸犀
豈足戒讒夫鬼伯交辟倪越甲鳴君志士噫螭頭溘逝死不悔忠魂戀主長望
拜三年上賓蚤侍衛佳城鬱鬱形氣會巽龍乘風水爲界如膏斯屯後將沛白
楊蕭蕭青竹在我刻銘詩訛金薤金鏡云亡世奚賴王明受福終古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慈谿馮公墓誌銘

崇禎末年大命中圯公忠謀國之臣排大疑建大議者二人曰總憲忠文李公

津撫馮公李公密疏請上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
二王江瀚以壯藩翰上袖其疏累日咨嗟太息羣臣請遷者蜂起沸騰上怒并
寢李公議而馮公之在津門也嘗力陳寇在門庭南北多梗宜疏通布置防患
未然甲申三月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京城單虛戰守一無
所恃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卒千人身抵通郊候聖駕旦夕南幸三月初七
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鈴柝沈沈閣門晝扃久之次第引見司徒倪公曰
上決計固守疏必不省內閣范方二公曰津撫方用截餉切責安得自送死愷
章徬徨七日飲泣出國門四日而京城陷嗚呼李公非膠柱死守也以爲六飛
萬乘不當輕試一擲監國撫軍以靈武係天下之望此經權並用之策也假令
知津舟宿戒航海無虞痛哭叩闈請急上將劍及寢門即不然臨遣分封可以
立決天下事尙可爲也倉皇奏報倚閣部爲口喉舌羣公拱揖緩步拘牽文墨
裂裳裹膝之使倚牆鶴立而無所控告此則天不悔禍有鬼神關焉其間非人

謀所能及也賊既陷神京分兵徼輔津道臣翻兵引賊公突圍而南以圖興復比及家精營消亡聲氣酸咽槌牀撫膺祈一死以從先帝距鼎沈五閱月耳長呼過河視不受含豈不痛哉公名元颺字爾賡遠祖吳越尙書叔和家于慈谿以工部司務贈光祿卿季爲其祖以南京太僕寺卿贈太常卿若愚爲其父以兵部尙書元颺爲其弟公弱冠而學成太常命司馬師焉司馬舉進士先于公六年鏃厲名行正直是與海內稱兩馮君天子亦知之初涖津門厲兵振旅犄角諸鎮斬馘東兵過當上大喜賜金幣蔭一子錦衣間語司馬若兄在行間病煩眩良苦司馬頓首謝曰臣兄誓捐軀報國何敢言病上屬司馬傳語命慎用藥物遣中使賜宮參八兩上知公可大用倚毗良重而外庭或未之知也公舉崇禎元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中人張彝憲管理戶工二部請屬其郎官公抗疏力爭謂內臣別立公署不得踞兩部之堂兩部臣不得叅謁內臣犯交結之禁部臣錢糧有弊聽內臣糾劾不得越俎薦舉公監督長德二陵橋梁

洗手受事。贏金四萬有奇。瘞憲毛舉中公無所得恨益甚。陽隊馬傷足請告歸。三年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爲湖廣布政司叅議。備兵蘇松。九年秋鳴鏑躡畿南。首率衆入衛。浙兵將出境而公已渡淮矣。抵濟寧。奉詔班師。加銜爲福建提學副使。烏程借文社鈎黨。剪除江南名士。公覆疏請戒其禁勿陷東京。葦笥覆轍坐鐫秩降。山東鹽運判官十一年。濟寧告急。攝兵備城守。十二月却東師于城下。并擊殺高奄。部兵乘間肆掠者。敵退請誅奄。以謝燕趙齊魯冤鬼。不報。未幾用天津兵備開府。叙濟績也。公通心彊志。諳曉吏事。所至薙劇盜。按貪猾。勾稽錢糧。均平賦役。皆鑿鑿副名實。又以中外多事。備禦闔茸。蒐軍實。養士氣。通輕俠。拭癥類。蒼頭廬兒。廢弃退卒。呵摩爬梳。以冀一割之用人。皆望而歸之。自謂立身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膽。不判此七尺爲宇內。撐拄倫紀。保全善類。何所爲哉。椽人宮鄰。權相金虎。與沸唇左帶。而三目張齒。擊聲淚俱發。奮欲以其身死之。烏程起牢脩之獄。刊章捕余事。下所司案問。而公左官。

當去公掀髯笑曰彼所以亟鋤吾者欲曲殺虞山而先剪其翼也我一日在事職當窮究此獄三寸管在我三尺法在我闔門百口在我彼其如我何于是登堂視事懸磬鼓召介衆引繩切墨手定爰書獄成而後去天子爲之感悟尸奸人于市而烏程亦先引去而同文之獄少緩矣生平勇于爲善怯于進取醜于道義淡于聲利居官不取一錢而饑寒待衣食臨事不假嘖笑而吹噓遍枯朽與司馬公恣其友愛兩家兒女更衣并食身任主伯綜理家政司馬一無所與司馬之夫人一針一縷必取諸丘嫂公卒司馬曰兄死吾無歸矣哭踊臥地上不復歸內寢越七日不起易簀含歛皆在公柩前嗚呼難哉公卒于崇禎甲申九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九娶何氏封安人贈淑人生一女側室徐氏生愷章劉氏生愷奇孫四人葬邑之小漁山歲次癸卯愷章屬契家子姚江黃宗羲撰次行狀請予追銘其墓嗚呼甲申之禍亘古無兩痛定思痛追悔航海之議不與李公合并未嘗不拊心慟哭也雖然論人才于炎正之季固未有若二公者

李公如秋霜烈日驚爆兩間馮公如長江大河涵濡羣類天生斯人以匡植末造而卒與廟社俱盡吉水風烈接踵信國偉矣物論悠悠附耳借目馮公之忠言奇謀抑沒無聞後死者之責也明有簡策幽有神祇其何敢阿私所好欺誣來世是用大書特書表而出之不敢以文銘曰

茫茫天津析木之墟駕鵝橫飛封豕負塗旋斡耳杓以迴帝車雲帆星旂百靈扈趨蜿蜒負舟蒼龍白魚海童送颿江妃導旛北燕東吳如堂適除天梁中截壅此簡書六龍引掣羣彼鷄鷓羣死畢命天乎人與觚稜灰飛蕉園燼餘碧血已化丹心曷攄墮山宰木弔者歛歛舊史作銘敢告石渠

中大夫光祿寺卿奉詔起南京工部右侍郎贈一級徐公墓誌銘

公諱如珂字季鳴世居吳縣橫塘里曾祖政以布衣經政八邑田賦籍在冊府祖言父思仁皆贈中大夫光祿寺卿母淑人劉氏公生十四年而孤萬曆乙未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陞浙江司郎中主事謝廷讚越職請建儲神宗震

怒鐫責同舍郎降雲南布政司添注照磨謫籍十年丁母艱起衡陽府推官服除補河南明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遷郎中歷俸五年遷廣東嶺南道右叅議天啓元年轉四川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復重慶搗古藺叙功第一久次入爲太僕寺少卿陞通政司左通政乙丑陞光祿寺卿丙寅擢南京工部右侍郎逆奄矯旨削籍爲民歸里三月而卒冬十二月初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崇禎元年收召忤奄諸臣仍以原推起用公捐館一年所矣公忠誠疆直砥節首公于國爲勞臣于世爲志士中年以平蜀盡瘁晚節以忤奄捐軀生平勳名風節此二事爲最鉅公入蜀也奢崇明戕蜀撫于重慶賊目樊龍張彤據城以守而與其子寅重兵圍成都公疾驅至荊州寄彌月兒子鄧氏單舸入夔抵墊江策之曰蜀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攻重慶以解成都之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賊據佛圖關以扼我莫若先奪關以制其死命召募得勝兵千人檄調土司及材官良家子義兵繼至正月朔日誓師初六日合圍十六日邑梅石耶兵間

道走關下斬首數百級軍聲大振而成都以晦日圍解矣公謀奪關益力二郎關在佛圖上游親率選鋒數千走魚洞駐雙山繞出佛圖後女帥秦良玉援省還與諸將連營爲一字陣橫亘十餘里守備金富廉率所部先登呼聲陷樓櫓賊咋指呼其乳名曰誰能遣金么兒出死力如此四月廿四日我師克佛圖關逆酋兵數萬自江津來援道鎮請撤回以避其鋒公不可同知越其杰率馬湖遵義兵赴瀘檄還師躡賊官兵七枝左右夾擊賊大敗江水爲赤賊勢窮蹙下東道戴君恩遣間招撫扁舟過江執張彤手好語移時俄而復叛公趣諸將急攻金富廉馘張彤樊龍死亂兵手諸凶渠縛檻車下東道君恩獻俘闕下天子爲告廟御樓受賀下東道立峻擢三級而公守上東道如故是年冬有搗巢之役合江于六路最要制府以監督委公公議分兵三路羅帥出左路趨赤水抵竹瓦規取土城斷古蘭後戶薛帥出中路趨先市抵小關疾趨土城協攻古蘭掃賊宮室墳墓越同知出右路趨九枝抵中等直搗永寧蒐賊窟穴部署既定

越中讒解去兩帥爭兵而鬩羅顧望流言兵不當繇土城公怒曰藺之有土城猶渝之有佛圖也羅自畏賊耳而唱言不當出土城阻壞大計我卷甲疾趨土城首當賊衝彼亦將曰余馬首是瞻耶大書榜軍前先市仁懷兵敢退一步者斬諸將股粟莫敢後軍中需餉亟仁懷米運梗大丙灘水悍石嚙輿諄叫號公熯香禱于神須臾水長二丈亂流而濟軍聲騰踊沸江水賊借水西兵十萬來援勢張甚我前軍少却捍子軍覃懋勳挽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破古藺縱火焚僞宮闕五鳳樓發掘冢墓確颺其齒骨癸亥五月十三日也明日破土城逆寅中鎗遁去父子竄逆水西龍場壩公晝渡河三策決計請濟師制府中羅帥語檄緩師期而內召之命至或曰賊其釜中矣盍歲事而後去公笑曰枕戈坐甲勞人事也飲至策勳以俟能者往謫滇時夢朝見神宗皇帝袖中出川扇三曰若爲我手侍遺皇太孫今三川扇動隻手撐持以還聖主死可以報命神祖他何望哉其劬躬耆事有功不伐皆此類也公入

朝逆奄竊枋兒孫滿朝右公風骨稜稜孤峭行一意奄黨怒奄亦怒奄不知公何等也糾奄章滿公車封進不踰晷奄黨曰彼將比而殺公旣而阿頌廠臣取次勸進公脩光祿寺竣具疏報聞奄黨曰光祿內府衙門也彼敢無一言及公平奄積不能平先後陪正會推皆不報卒嚴旨削奪人謂奄怒未忘也舟次靜海盜入帳中鉞刃交胸懂而後免慄慄擣心殄殨不寐日經紀家事封題緯繡夜篝燈列子姓談說平生惋惆乃罷卒之日治具召親好道故歡飲夜分客散良久痰瀉噎喉頓愨而絕越二日大斂弔者揭面衣色墨血殷始知有異推其深衷悱惻上以隱國惡下以殺黨禍生謝朱游之和藥死免楊震之露棺忠臣孝子之用心可謂至于此極嗚呼悽矣公爲吏明習法律興除擊斷不以遷人寓公傳遽其官在南曹西彝王豐肅煽天主教盤踞禁地公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彝自誇風土物力遠出華夏公以紙筆畀兩彝隔別雜書舛誤不相合羣公奉彝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屏之議定徐庶人冒宗糧五百餘人

詢許部郎囂囂莫可制公奉旨清理擇宗長一人按籍點視如閱兵伍清虛冒
三百餘歲省五千餘金而宗糧得以時關領貧宗請名屬內守備老死不得上
籍條歸本部類題著爲絜令署廣東道澳彝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
木石以築墉垣兩院計無所出公曰此狡彝嘗我也兵取諸粵餉取諸澳墉垣
紅彝所規取可毀不可築也已而彝警寂然澳垣日築百丈遣中軍領精兵數
千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兩日糞除殆盡彝省記前
事喟曰是故爲南祠郎逐我王豐肅者自是少戒心于我不敢盡奴視漢官矣
暹羅貢使以通天犀角二象牙四爲餽通事曰勿却恐失遠人心公曰漢官吏
啖蕃舶寶賄動引柔遠爲辭國有人矣何必我若以不受舶貨失遠人心職任
其咎請自我始彝使驚歎謂百年來所希有官滿度庾嶺武弁德公者偵知公
什物不具密運檀梨諸美器臚列嶺下公曰吾將養汝輩冀爲縣官佐緩急豈
爲此累累者耶不亟去有一炬在吾篋中殘書敝衣悉以伴汝皆羅拜感泣而

去公歷官不通問弓劍不動支贖錢北歸不載南物北唐孔戣其能強立不返
孤行自遂以此而淹薄冗長有功不省錄亦以此在軍中擺落文法與士卒同
甘苦募兵措餉指畫要害籠絡駕馭裨圖錯出秦良玉官女都督入援而驕請
以客禮見公曰不可以軍容亂國典良玉帕首韉袴膝行而前降堦延登慷慨
慰勉佛圖關之役女將軍腰刀先登斬首千餘級斬關復渝功多南北將之驕
墮毛狼兵之條鏃在手禽縱自如薛帥敗大風堽帳下夜驚傳呼賊將偪合手
刃三人乃定渝城未下杜將軍請委千人用古填城法公不可曰城行下矣千
人命可惜也每下一城救死扶傷收贖擄掠生前不可量數嘗籍記攻蜀將士
功狀叙行間勞苦推言之曰通于義命之說者而後可與談兵斯千古用兵之
質的也天啓初余官宮坊班朝並馬知其行事甚悉楊左都劾奄去國公携酒
饌餞于都門司吏喘汗奔告上御門須引奏傳呼甚厲公曰嚴譴國法也餞途
私情也上知之庸何傷安坐卒爵周詳拊慰徐舉鞭拱揖而去舉子上章投匭

公弗與封親知請間曰內人許彼矣公正色曰幸甚公以是言教我疏不封我必去我不去疏必不封兩言決耳言者面憤赤而去蜀事定戴劉兩監軍交訟余以質公公笑曰軍前盜販火藥常事耳劉營販戴營亦販雖我營亦未嘗無之彼以爭而訐吾以不爭而免何庸爭齒牙于其間哉聞者服其心之公論之平也余旋觀當世賢士大夫靡不糞牆屋厲廉隅精神芒角著見眉目間公低眉俯躬下視雅步端詳和易口出氣恐抵突人崑山相媚奄枋國雅故往還不見崖異朝謁少間與書生學子講論制科懷袖出兔園冊沈吟諷誦訢訢如也一旦當大事抗大節山立嶽峙颺發霆掣笑談咳唾足以驚爆一世吳民擊殺緹騎奄黨議屠吳城盡掩捕江南名士不附己者公抗言于朝曰蘇松財賦要地衆怒如水火此令夕下明日揭竿反矣退而正告崑山公縱不念桑梓獨不爲丘墓子孫地乎崑山心動謁奄伏地告哀事得解諸嶽嶽平視公者咸歎伏語曰仁者必有勇吾庶幾于公見一人矣公娶史氏累贈淑人子四人廷棟官

生廷柱廷楨廷枚皆庠生廷枚妾丁出所謂彌月兒寄帑于荆者也女四人孫男七人崇禎十二年己卯葬吳縣作字圩之賜塋先帝卹錄忤奄諸臣重叙川功部覆裁予三品祭葬贈一級蔭子易名酬勞彝典闕如乙巳歲御史劉學詩抗疏條列兵薄城下寢不覆廷柱洵經禍亂大懼先人風烈湮沒件繫事狀漬血成書將謁銘舊史氏而廷柱又卒子世奉其墜言請追銘嗚呼公有後矣銘曰

五湖輕心昔所傳金鳧白虎鍾此賢左官九死投熨滇金鍛火浣精且鮮蠶叢盜發井絡騫投筆叱馭膺戎旂血誠噴薄天日旋弱頭虎子奉弭鞭巴渝險阻賊壘堅佛圖重關高刺天老將憑城量肉填錦車女帥奪隘先再鼓藺穴飛灰烟焚尸颺骨臍膏燃指麾三扇收三川神祖有命詒孫立丙灘餽運神鬼牽師武臣力何有焉彝之初旦天步艱檻車方笥相鉤連身填牢戶誠何愆不若懷忠歸下泉夕陽亭在臥榻西叶白蜺墮藥胡連蠶大鳥引吭泣柩前爾卜爾筮

胡不然扈從我后扶虞淵三靈九廟其舍旃地軸倒翻天漏穿江山故國臨墓
田魂兮來歸毋淚漣秋霜夏日耿萬年照我銘筆永不鐫

有學集卷二十九

牧齋全集第二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墓誌銘

福建道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諡忠毅李公墓誌銘

公諱應昇字仲達常州江陰人也舉萬曆丙辰科進士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徵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天啓乙丑逆閹魏忠賢矯旨削籍爲民明年丙寅矯旨逮繫考死詔獄閏六月初三日也年三十有四崇禎元年孤遜之上章訟冤詔復官贈太僕寺卿予祭葬給三代誥命蔭子入國學弘光元年遜之疏請補諡予諡忠毅嗚呼國家闔宦之禍燃于振熾于瑾而焚灼于忠賢公入臺班則忠賢燎原之日也公連章切諫謹逸遊罷內操停立枷皆以剪閹機芽而落其角距既乃條列十六罪具奏欲上從兄序班奕茂攬而焚其藁公曰兄能攬我腹藁耶方炳燭繕寫而應山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

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曰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爰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聽其指麾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臣爲皇上計莫若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當是時魏廣微倚同姓驕蹇朝右中朝呼爲內外魏莫之敢指公疏摘抉及之廣微大恨而新叅幸其無主名可乞餘光也亦多口愬公以自固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且曰皇上宜戒諭廣微釋

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幾上可以報聖明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廣微旣附闈疾視其父允貞所交友立名砥節之士人咸謂允貞無子廣微深慙于露章也益恨公刺骨而崔呈秀者闈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藁彈治呈秀微服夜行長跼求解公叱去不許遂與廣微比而愬公廣微謀廷杖斃公蒲州韓公力持之罰俸一年明年三月削籍歸里又明年假緘監疏急徵詔獄吏榜掠楚毒備備不少屈畢命之日賦詩二章東向拜書以別父母越三日兄應旻出其屍骨肉斷爛竟不知其死何狀也嗚呼二正之季闈官以人主爲尸盜弄魁柄旋踵撲滅于國家猶無與也天啓之禍煽于羣小廣微呈秀以忠賢爲尸而羣小捉刀蜚矢飛謀釣誘又以廣微呈秀爲尸國家二百餘年長養之元氣愛惜之人材攻穴芟薙如蟲之自食其肉不盡不止公當考掠時每大聲呼籲二祖列宗迄今三十餘年國魚爛矣世陸沈矣宮鄰金虎胥化爲飛塵餘燼矣祖宗在天之靈

將安在乎將安籲乎起公于今日不知其撫膺陷胸又何如也斯可爲痛哭也矣公爲書生專勤誦讀不知環堵外事筮仕刑官剖積案讞疑獄招擬平反一字出入雖老文法吏無以難也少負才華銛利如切玉及爲奏牘益工勾稽援據以敬輿子瞻爲師法論天下有三患曰彘狄吭背之患盜賊肘腋之患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且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鑿鑿乎醫國之藥石而病者弗省也辨奸指佞劈肌中理奸邪如王永光九首百足沓口岐舌終不能自解免而去羣小固懾公風裁亦兼畏其筆鋒也公爲人易直安雅却行側立悛悛如靜女退士遇大節飈舉蠶涌不可禁禦銀鐙及門道路詢懼與父母訣別摳衣肅拜安詳如平時抵郡城與其師友吳鍾巒徐時進酌酒賦詩抗手而別臨終詩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其于患難死生之際正定不亂如此公始祖桓烈公至元中統軍元帥墓在河間之寧津其孫佩金虎符世守

江陰家焉入國朝世爲儒祖杲父鵬翀母孫氏娶錢氏余宗女也生一子卽遜之公家世孝友奉父訓如師保將之官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費春糧釀黍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拊背慰勉曰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公旣沒淑人奉養尊章庀治喪葬撫九歲孤遜之嶄然強立人謂忠臣之室有女宗焉弘光乙酉後公二十五年卒又十三年丁酉遜之乃卜諭塋于曹莊之新阡備禮大葬奉大父母窆主穴而公與淑人窆昭穴昭國恩成先孝也於是整齊遺文論次年譜以許光祿譽卿之狀請銘余爲之執簡欷歔泣而受命銘曰

郊牛之角食于鱗鼠薨薨螟蟻賊我禾黍椽人醜扇讒夫和聲蠹子不戒大厦以傾嶽嶽李公簪筆持斧名刊飲章身填牢戶善類燿矣邦家之災滄海橫流九廟沈灰江鄉故國諭塋截嶽龜趺豐碑烏頭綽楔金錢尙方丞徒將作黃麻紫書照耀夜壑漢津有梁斗杓不沒甌山敦丘自有日月丹心碧血

磅礴輪囷赤岸黃墟蔚爲慶雲天開地闔元氣在茲鴻朗莊嚴徵此銘詩

附東膚公札

老居人世朋舊凋殘江上故家尤歎衰落得見足下風神氣骨宛然忠毅眉
目生動不覺悲喜交集也隧道之石謹受嘉命涕淚漬紙久而削藁往年作
應山諸公文字在天路坦夷之日腸肥氣盛筆墨馳騁今世運而往志氣衰
颯每一執筆不勝山河陵谷之感雖復敷演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楚囚
之音鼠憂蚓泣豈足以舉揚遺烈慰仁人孝子之深思乎知足下義心苦調
當亦爲之掩卷而太息也聽鷗佳什感慨激昂惜繼聲者無其人耳遠承垂
念草率附謝不一

故廣西道監察御史高陽李府君墓誌銘

余往與高陽李文敏公同出吾師孫文正公之門文敏以長兄事余既貴滋益
共御史君文敏之從子也御史沒既葬其子琰瑄撰述行狀以上史館瑄遂踰

淮涉江重趼入吳介文敏舊誼請銘于余余何忍辭按狀君諱發元字元毓保定府高陽人也曾祖叅政公諱某祖文學公諱某文學弟贈閣學太子太保文敏公父也父明經公諱某贈文林郎寧波府推官娶王宜人生五子君其仲也君少負淵敏與文敏齊名括羽鏃礪自爲師友孤貧力學冠挂履遺摺擢胃腎凌紙怪發文敏自謂弗如也三十補諸生甲子舉于鄉經明行修歸然素風甲戌舉進士授寧波府推官詔獄繁興文書堆案精心鉤稽以平反求生爲務忽然而睡煥然而興佩觿解結如發芒背交臂歷指皆謂不寃用治行第一內召甲申之難慟哭不欲生久之乃出受命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課戎馬旁午鹽竈崩潰殘商捧足慟哭君垂涕撫諭抗言上請以淮商所積垣鹽六萬引還商辦鹽商乃稍出趨事既而爬搔利病次第修舉發引目救商本掣鹽禁越俎章凡十上最後和盤打算謂定窩招認殘商寧死不願惟有量力行鹽一法照新例一引納兩引之價照舊例一引行兩引之鹽事易修明法最畫一商

竈讜呼謂李公生我君考鏡二百年淮南鹽政爲官議者十一爲商議者十三爲竈議者十五爲課議者十三當分崩潰決之時講承平疏理之法古方新病其與幾何乃一切寢閣汲汲乎固結人心爲商請命振衣挈領灸病得穴鹽課漸登後來者始可厝手而君以癆瘵屬疾移病抵家遂不起於乎惜哉狀稱君孝友篤摯居父及大母喪擗踊毀瘠沈疴累年居鄉捍大患賑大祲鄉黨歸仁焉廉潔自矢囊金櫝帛逆却如糞洩聳善抑惡矜愚矻頑片言攻訐若避蜚矢風期闊達不施戟級酒酣以往抗言在昔擊節高歌決裂肝胃與朋友共蓋樂易軒闥倜儻不羣之男子也緇衣好賢傾心善類于燕好范閣學質公于越好劉通政念臺倪尙書鴻寶馮天津留仙司馬鄴仙小夫壬人鈎黨病國者如毒蛇螫手唯恐不得斷而去之其遭際坎陷不獲少發舒于本朝則天也余嘗論之爾雅叙四極北戴斗極爲空同間世而出偉人稟受斯氣以驚爆宇宙高陽云亡南北諸君子咸與廟社俱燼譬諸經星隕墜則奔星約如雨而後者殆不

可勝數如君者其亦隕星之最後者與兩淮之役扣囊底餘智盤錯遊刃而命不少待則豈非奔流將墜芒焰驟作有聲曳其後而可駭者與君之有志無時視而不受含者夫豈一人之故也哉君生萬曆戊寅十一月初七日卒今丁亥四月四日享年七十配邊宜人生二子長琰舉人次瑄廩生女一適運啓孫四人某年某月葬某地之某阡銘曰

斗極之下觚竹空桐光岳氣合篤生駿雄餘分閭氣錯落紫宮奔流不返有光熊熊湯湯高河烈烈朔風幽都筋角鳴彼角弓書命兩朝奕葉顯融舊史刻辭以訛無窮

明故山東登萊監軍道按察司僉事佟公墓誌銘

故山東按察司僉事管登萊監軍道遼陽佟公以天啓五年乙丑九月畢命于請室自叙其生平作幽憤先生傳而余爲其序極論公之不當坐叛死爲大寃黨人曲殺公以敗壞遼事爲大誤而公之死寃死黨不死于國法而死于疑似

髣髴不可窮詰之膊書爲大異勞人志士讀斯文者靡不拊膺椎胸泣下歎息而公之子中丞國器哭而請曰甚矣先子之賴公以不死也敢復以墓誌累公余踧踖受命退而稽譜牒徵實錄據爰書考國論證明之所見所聞詳複書之詞繁而不敢殺焉謹按公姓佟氏諱卜年字八百世爲遼陽人始祖達禮洪武中征進迤北招降奴兒干野人世官開原三萬衛指揮使子敬襲敬歿弟昱襲昱生曠曠生棠棠生恩世守禦建州上首功而恩戰馬吉堡追奔二百里陷陣支解世宗皇帝命首祀羣烈祠恩生登歷官榮祿大夫都督同知總兵官三鎮李寧遠輩皆出部下登生五子次養直歷官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娶石氏實生公佟氏自開國以來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亡者多國殤之鬼存者爲羽林之兒塗地膏野東故賴之以存誰無君父誰無祖宗忍忘其骨仇血怨而賸有二心乎其坐公爲大冤者一公爲孿生子始生立于蓐人以韓蕪王目之讀書倍英敏攻苦課誦之暇與其姊之夫楊生崑仁角技射習行陣訪問雜種部落

以執訊絕幕相命意豁如也崑仁常草疏圖上張其哈喇地形要害巡按御史不當縱李氏捐以予敵江夏熊公按遼刺知之盛怒詰問聲如哮虎崑仁徐對曰主臣有之藁草繕書笥中熊公搜得之且歎且讀執其手以升堂擢諸生第一崑仁死熊公哭之慟已而捫淚曰有卜年在崑仁未死也公治邑考最中蜚語量移夔州府同知熊受命經略要與共事公固辭熊大詢曰汝家受朝廷三百年厚恩堅不助我是猶有君父乎公泣下慷慨受命公爲書生在東略今慨然以身許能猶是志也兔園佔畢已抱請纓投筆立功絕域之思戎幕馳驅乃効翁侯中行說教誘單于之計喪心狂惑死無以見崑仁于地下而公忍爲之乎其坐公爲大冤者二公舉萬曆丙辰科進士選令南皮調繁河間畿南劇要戎馬徵發勘災傷恤馬戶疏沙河平輸糴戴星暴日爬搔利病公不負百姓忍負國家登萊之役公與江夏借箸以謂狡焉啓疆不足當漢一大縣遼瀋屹然三豎如帶我戎索未改也哨馬數驚毳帳夕徙椎結辮髮之徒猶有望刀環敲

筆格嘶北風而繞南枝者其疑可乘其狙復可使也遼亡之後劉愛塔猶以愛塔來歸何況此日招我之叛人以疑彼則間諜廣用彼之叛人以謀彼則腹心潰此伐交之秘策恢復之本計也表餌未設機牙南動而彌天之網已隨其後于是灰遼人之心切反正之望堅脅從之黨起內訌之謀全遼之局破壞而蠶食魚爛之禍馴至于不可救藥此所謂大誤者也而羣小之曲殺公也則有詞矣一則曰杜茂李芳春之遣約降李永芳行邊張司馬所具獄也公疏辨曰臣不知杜茂何人李芳春去年九月投用于德州安得與杜茂共匿河間廨舍杜茂果匿臣所偕臣二奴渡遼同行數十里何故不知二奴姓名又謂春芳係李平胡子平胡拜大將軍至都督子世勳見在承襲何春芳也杜茂冒登餉逃匿爲邊吏邏得會有劉一璫之獄借以傾首輔一璟而竄入公名以相連涉所謂李芳春平胡公皆黎丘之鬼公與李氏僕從往返皆子虛烏有之人夫役四五十人郵傳絡繹皆鑿空懸度之事司寇王莊簡駁正杜氏之獄蔽之曰誣服此

初訊平反之詞也一則曰公爲養性逆族法當連坐不待叛公疏辨曰臣與養性宗枝疎遠養性居撫順臣居遼陽相去二百里萬曆四十五年臣爲南皮令四十六年四月東事始發七月養性懼誅逃去各有本末不相及也王莊簡公論公坐叛族流三千里侍郎楊東明重讞論死曰謀反彝三族豈得末減員外顧大章曰律反族不同居不同謀者期親論斬餘不坐此明法也明公所言漢法也楊默然而止此再訊未決之案也一則曰公于建州爲同姓不但養性逆族公疏辨曰遠州口外舊有佟奴兒干都司載在金遼志此地名也非姓也佟氏之姓如姓張姓王之類遼東二十五衛不下數十餘家非若口外之無姓也東明上疏曰卜年實建州族每歲拜金世宗墓當伏誅大章曰此語何從得之東明曰亦聞之人言耳大章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東明大驚追止之東明與司官逞辨主事汪喬年助大章爭之強東明無所發怒出惡語相抵乃罷喬年出爲余誦之余歎曰幽蘭之灰燼史有明文參彝

之漢法律無他比大臣引經斷獄固如是乎此三訊之刑書具獄奏可者也公以辛酉十一月赴登萊監軍浹月而解官越五月就逮長繫踰冬者三載乙丑九月初二日提牢主事張時雍墨書獄吏兩膊以內傳脅越二日時雍來促公曰必早自圖也公乃沐浴正冠再拜自裁距其生萬曆戊子七月二十五日年三十八當是時冲人拱嘿中外霧霽其不出于上意甚易明也遠無劉球之血衣近無楊左之拷掠一夫九首九關沉沉以爲出于逆閹亦未可得而詳也繼兒壬夫營私鉤黨倚閹寺爲窟穴張封疆爲網羅始借公以定殺熊之局則公不得不坐已借公以了殺熊之案則公不得不死而公之死也以獄吏之膊書當賜死之詔以提牢之口語代奚斯之哭迄于今丹書再焚青簡重汗卒未知當日之殺公者孰爲主名孰爲指使三百年之制獄此非其大異者乎公抗疏陳辨末云蕞爾東邊何異疥癬剪此朝食豈無老謀悠悠忽忽如醉如癡彼急則視之太難彼緩又視之太易難旣不得刻期以奏功易又妄思徼倖于一擲

甚至中外不和文武不和將士不和殺氣戾氣團湊一局一柄衆持兩臂互袒戰此朝氣守難浹旬一聞敵至狼奔鼠竄彼無庸其善間善攻而我畢露其無謀無勇及將全遼疆土輕輕斷送又藉此什一百千之遼人羅鉗解嘲多方煨煉某爲奸細某爲內應彼殺一番于關外我殺一番于關內若有解口解手代驅代馳不一網盡之不止者遼人扞禦疆場二百四十餘年亦皇上之孝子忠僕也國家待遼人如其何以勸來者臣不平之鳴冒死自列庶幾使天下後世知衣冠名教中無背叛君父之賊臣而且以見我國家十五朝養士之報臣死且不朽嗚呼公以七尺殉國聊以一疏報國雖其伏尸暴國身填牢戶丹心血誠披瀝滲漉猶耿耿然于敗牘腐紙而上初弗省也其如天何哉公歿後二十一年國器際會風雲致位節鉞恩綸自天俎豆相望愍忠追遠之典于是乎大備而其意不但已也謂爰書國論職在舊史將取徵墓中之石以示永久余讀公絕命之詞曰曰忠曰孝有血莫傾數實爲之天王聖明推公之雅志肝腦在邊

微腴管在本朝英魂颯爽陵厲登降在閭山遼海之間固不以陵彝谷盈金銷
石泐而或有衰止也余志公墓法當有銘以公之葬于楚也變其文爲楚些以
代巫陽之下招其亦哀郢之餘音也夫辭曰

魂歸來兮遼左黑水沸騰兮白山岨峨三方弛柝兮三城隳鎖茫茫神州兮
崇關則那迴翔華表兮念我靈瑣魂陟畿南廟臺碑兮展周步欄邦人報事
兮黍薺耐甘我黍離離兮麥秀漸漸顧瞻周道兮我心如惓魂周覽兮下土
天醉閭闔兮日薄堂斧自有美子兮我心荼苦濟彼沅湘兮騁望三戶修門
迢遙兮泣涕如雨魂却歸兮天上垣牆周遭兮天門誅蕩星彗前驅兮雲旂
後敞驂乘帝車兮捎扶夔魍三后在天兮顧我臨饗重曰日經兮北陸蠅螬
兮在東戒全車兮天梁縹余馬兮鬼宮天壓兮地崩遑恤兮我躬歲籥兮告
窮桃灼灼兮槿紅羗檜葉兮松身孰改柯兮易容納余肝兮衛郊藏余血兮
周宗支天維兮一柱挽日御兮九宮伐石兮南山續詞兮刻礪千秋兮萬年

亘九天兮白虹

孟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方氏名應祥字孟旋衢州西安人也惟方氏遠有代序唐白雲先生于
隱居桐江孫旺宋禮部尙書諡獻肅始居西安子孫遂家焉曾祖景溫祖

父文炳世有壹行文炳娶鄭氏生孟旋孟旋六歲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弱冠
而學大就茹古涵今浩無端倪應舉文字自闕阡陌收視反聽耽思傍詢浮天
濯泉籠挫萬物旣而聯翩怫悅勁出橫貫啞鐘忽鳴黃雉變雄矧熨澆漓撥斷
萎敗卒降于經術道理醇如也未及三十橫經講授頌然爲大師萬曆甲午選
貢入南國學祭酒馮公避席以詔六館丙午與余同舉南京同年生遮道指日
以爲衣冠有異也丙辰舉進士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啓元年覃恩贈封
其父母轉禮部祠祭司員外陞郎中乙丑陞山東布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
提督學政奉母喪歸除服而卒崇禎戊辰六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八遺言

葬明果寺鉢孟山近父母之兆孟旋孝友異他兒三歲飲母乳留其一以飼弟
長老嗟異之奉太宜人于留曹七十介壽僚友門生登堂拜母衣冠以爲盛事
東行版輿扶侍入署三日而歿踊地椎膺哀動行路聲酸氣咽越三年如始喪
君子以爲死孝也孟旋娶鄭氏繼娶王氏生一女嫁徐應立無子以從子有章
爲後今歲癸卯件繫事狀裹糧渡江請余追銘其墓距孟旋歿三十有七年矣
於乎孟旋忠誠樂易洞朗軒闢文行鬱茂海內皆知爲端人君子若其生平以
君親爲天地以朋友爲性命以吉人善類爲頭目腦髓食飲飢渴呵摩轍塚非
有使然者也部黨畫地情僞沸羹孟旋以直道爬梳以真氣吸取護持良善蠲
除螫毒疾呼吽尅骨搏顙揶揄手笑不復省顧而其革面者或寡矣推孟旋之
志誓將使世道昌明黨論歇絕狼子納孫胥落其角距拔其血牙化爲卷阿之
鳴鳥而後愉快惻怛惻怛結轡傾寫如師子之捉象兔如毒龍之視人畜移山
填海隆墀永歎窮老盡氣終不衰止余故交海內鉅人卓犖豎立者多矣若儒

門所謂君子仁人佛門所謂菩薩誓願者吾孟旋其庶矣乎八十餘生每思以殘毫枯竹效片言于知己微有章之請雖有意論著齟齬不先自發孟旋有子矣孟旋長身脩頰如羽人劍士振衣抗論風飄拂生髭髯間角巾大帶盤辟矩步杯酒淋漓談讌契闊殘燈月落顯顯然如在目中蕭伯玉言嘗夜渡桐江見孟旋坐月下白髮鬢鬢下垂兩頰戍削頰東坡所云畫須菩提者余自癸亥別孟旋不復相見此語尤可思也銘曰

崇禎初元孟旋奄逝人之云亡占曰殄瘁岸則有谷谷則有陵精靈觚禦鬱而上升碑石有金斧柯爛矣天游地極元氣不死

孫長君墓誌銘

孫長君名之蒞字洸聞高陽太傅文正公之冢孫清宛知縣銓之長子也以太傅復五城功授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戊寅十月十日高陽陷太傅闔門殉節清苑父子守官得免長君聞訃瀝血具奏天子震悼議卹一日夜抵家改棺以

歛殯太傅埋齒骼舐血營收歛諸父昆弟之血戰駢死高陽者踰月清苑奔喪
至拮据負土庀治窀穸長君農力以相伙助焉天地崩坼風雨漂搖以宗祊
大故勉出就官于閩受命飲冰夙夜祇懼壬寅月卒于都司之公署年四十
有五命矣夫太傅有文集百卷長君慮兵火隳突瘞而封諸牆下茅元儀鋟之
南都乙酉以城陷燬長君之閩拾煨燼補斷齧縮食就工刻甫竣而病歿弟之
藻請于容城孫徵君判定高苑所撰太傅年譜亦先後告成事嗚呼歲吾師之
事于身後二子也夫長君生五子樞枕柱栒枕枕自閩扶柩歸葬載先集與俱
瓦燈柳絮與梨棗錯置以是爲長君營魂所棲宅也於是扶柩來虞山而請銘
白首師門頰仰三世遂相向噉然而哭其何忍辭銘曰

析木迢迢神臯臚臚九嬰繼作蕩爲焦土覆巢遺卵不絕如縷臥薪枕塊誰
謂荼苦越吟執珪楚冠軍府紀季入鄙春秋所許哀哉強死視不受拊整衣
循髮下見乃祖鉤陳環衛敬如君所赤幘絳鞬從以風雨湯湯高河歸祔堂

斧我篆銘詩慰汝終古

朝議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議贈中大夫太僕寺卿王君合葬墓誌銘

嗚呼自古勞人志士鞠躬致命出死力爲國家而名不登于史冊者可勝數哉
乃者四七之際吾鄉稼軒留守振日虞淵蒼靈之天崩隕西北而回斡于西南
宗功完節具在信史其有奮孤生起下僚農力耆事共濟艱危如贈太僕卿王
君者非徵諸族牒訪諸閭史雖余亦不得知之矣而况于他人乎謹按其子蘭
所撰行狀而論次之曰君諱奕昌字德符曾祖嘉言由進士官叅議祖太學生
維屏父泰安同知輔臣母章氏妻錢氏族子湖廣副使時俊之女也生男四人
女五人君少爲諸生以文行推邑里入國學屢試鎖院謁選除江西布政司理
問署高安令介厲敦勤爲羣吏先量移廣西都司斷事襍被蕭然挈其妻及二
幼子以往君在粵六載署武宣陽朔二縣綏鳩民剪鯨寇招狼目所至治辦而
余籍記其功狀有三靖藩久蓄異志須時而發君刺得其狀密告稼軒俾早爲

之備乙酉七月隆武改元靖藩拒命稱制襲破梧州禽撫院以歸囚之邸中君遣間使饋鮭菜得曹道人衣帶手筆星夜趨東將吏進兵一息而就縛西爭底定撫院得以僇力鎮撫喪君有君經營擁戴其可紀者一越一年永明臨極于肇慶北兵破五羊偪梧明年駕從桂林次武攸將幸楚稼軒以元臣留守桂林而君以府同知守柳北兵從兩道進一從平樂上灘江窺桂林一從潯州略左右兩江郡縣窺柳柳距潯三百里叛將李明忠據潯以瞰柳柳守及推官托病去分守副使遁去君與馬平令城守而明忠却降書至君曰留守相公身任危疆力圖光復我今日棄柳卽明日無桂矣此真書生致命之秋也乃徧告國人縛賊使械送留守而誓死以待援君故所招降武宣狼目廖文登等截劫北舟沈之斷藤勤馬間思恩侯乘勝復潯州明忠宵遁柳乃固而桂林得安其可記者二是歲夏北兵再犯桂失利退守陽朔平樂新興侯焦璉軍大振二地皆思內附留守訛謀者知狀問曰吾欲遣使諭降可乎謀曰得前假守王使君來卽

款城耳留守以上聞卽命君爲按察司僉事監陽朔軍君單騎赴朔朔人腰刀
帕首迎拜馬首新興兵抵城下斬獲過當一鼓而恢平樂安插甫定歷撫修仁
荔永安恭城諸州縣全粵版圖悉歸疆索其可記者三戊子二月駕還端州叙
功陞廣西布政司使右叅議督理糧儲受事踰年江楚敗書踵至滇黔楚蜀敗
卒數十萬飢囂失伍捲甲入桂君星馳露宿躬自輓運乘小舟運龍門滇營亂
騎攔舟追殺猙獰哮吼不知所爲君方抱印抗詞申諭而標槍已洞脇矣沂流
下興平質明而絕己廿歲之六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七事聞詔贈中大夫太
僕寺卿蔭一子君以文弱之儒官冗長之吏當崩山擁河之秋踐刀途血路之
地使鬼形鳥語之衆扞吹唇斃面之敵卒能守孤城唱大義馳單車闢全粵其
于畱守非獨以才力相依助亦其讀書識道理國恩士氣輪囷盤互營魂心血
有相交吸取者在也君亡二年桂亦告陷乘輿播遷元臣屠僂霽雲乞師之憤
無能嚙指于席前臧洪同日之悲猶將執手于地下况如君者丹青寥落名氏

翳然余以老耄之人欲爲之刻畫眉目以備野史之訪求而未知其足徵否也斯可爲三歎已矣君初歿其子蘭以陽朔爲桐鄉也權厝山城外而奉母恭人寓興平剪刀原恭人儀範肅雍五年猺峒誅茅席箭猶其在閨門也壬辰歲長子英重趼奔喪謀歸葬或請火葬負骨三子皆慟哭曰父死于王事何罪而燬其骨代敵人颺灰乎遂定計英蕙侍母蘭扶柩捐生誓死尅期以行甲午之春及秋相繼抵家路人皆爲隕涕曰眞孝子眞孝子恭人歸五年以己亥五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五某月某日合葬于羅墩之新阡錢謙益曰萬曆乙巳稼軒年十六從余讀書拂水余錄柳州文至襄陽丞趙君墓誌余爲言此文叙徒行求葬事詳委曲折稼軒喜之每樂誦輒十數過稼軒就義後燈明月白思其少年誦讀聲音琅琅然如在吾耳不自知涕之無從也今王君亦歿于粵其子扶柩返葬於其求誌墓也悽然有感余心老淚哽咽而爲之銘曰

吾讀趙丞之銘曰百粵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

勿忘斯銘也稼軒之所爲諷誦太息悲緘衾而感黃腸者乎嗟夫王君勤君死粵天末歸窆縉帷具列匪謫斯契匪信斯藹哀哀孝子神不汝忿柳子之銘以旌幽闕後千斯年其永不滅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誌

明五經進士者嘉興譚貞良字元孩登萊叅政贈太僕卿之第四子少穎異讀書日數千百言以貢入國學崇禎壬午癸未用兼通五經得舉先帝奇其制策擢第二甲第一人弘光即位授禮部精膳司主事典試廣東自越入閩官至兵科都給事中加太常卿病卒于軍屬其子曰我死題墓石曰明五經進士譚某之墓於乎國家用五經取士羅以天網科得三百人焉不可謂之少也循其名責其實如何謂通五經如何稱進士科科得一二人焉不可謂之多也君以藐然書生擔荷百年臣子萬古綱常之重寄窮形盡氣之死致命如君者斯不愧五經進士也宋元之末舉進士科者宋末稱文天祥榜進士元末稱李黼榜進

士士之爲制科重如此君豈非本朝之文李乎重制科者稱曰譚貞良榜進士誰曰不然君典試陞辭二日而南都陷挈家走松江與夏允彝陳子龍李待問共議拒戰度不可支慟哭譙樓誓死訣別旣而李城守死夏陳先後赴水死此四君子者皆崇禎進士也書譚爲五經進士屬辭比事則夏陳李有同辭焉國家養士恩深易名改葬他日將有徵于此君卒平和軍中實戊子歲六月二十八日年五十卒數日行在使者賫督撫行少司馬命至焚黃柩前周視營壘歎泣而去庚寅春孤吉璫間關扶櫬權厝郡城北之朱橋謀于先友泣血而請余銘昔陳同甫作中興遺傳序謂康伯可趙次張後皆無聞豈喪亂之際皆死于兵抑亦有奮而不能成也余每讀之撫卷流涕今夏陳李死江左昭灼耳目而君死閩海窮髮地奏報闕如山河寥闊中原豪杰能無伯可次張之遺恨乎秋牕寒燈繙閱事狀如覲鬚眉如撫視含謹捫淚執筆略書其概而揭之以銘感歎之不足故長言以哀之詞曰

月波靈氣鍾文昌五經爛熟串肺腸揮毫射策五緯光重瞳歎嗟撫御牀延
秋門上烏嘯忙焚宮撤廟隳天閭冒絮蒙頭裂袴襠漆身繭足違虎狼漢幟
盡拔北騎猖三江五湖非吾鄉浮海適越天倉浪上殿論兵氣激昂笏批獐
輔如眠羊臺班未煖拜夕郎監視蛋戶巡漁郎警急遂具下海航扶老提穉
泛大荒兩丸日月蕩檻旁下碇恐碰巨魚吭尻上項下俄易方嘔溺不辨喉
與眊七日不食神揚揚高吟倚和零丁洋奔問甫達行都叶腔徑漳指粵謀勤
王平和遇盜喪斧裝劈頭涌血如瀆湯老儒匍匐相扶將解衣囊身布裹創
武功窮山臥星霜土銼伏枕心擊颺棄杖投筆掉藥囊異軍蒼頭起泉漳海
濱死守三年強建牙仗節開都堂盾鼻磨墨旗裂裳三千飲飛衝前行四十
二屯羅稍槍平和開門瑄溪降大埔詔安迎脯漿龍巖南靖歸我疆雷斧轟
較風馬驤奔約枉矢爭頡頏前軍大星墜角芒下春行軍夕告亡傳籤束伍
猶琅琅一軍哀慟聲壞牆天之亡我匪否臧一成一旅辜宣光枕戈坐甲從

先皇哀哀藐孤血淚滂萬里一棺還北邙
賃車僦舟扶髮牆二朱俠客姓氏
香嘉禾城陰朱橋陽瓦燈敗帷淺土藏
鴻朗莊嚴帝有慶愍綸諭册錫命長
紅光司日曜黃腸五經進士係皇明
芒叶銘旌五字扶天綱舊史遺文考
縑紉
金銷石泐徵銘章